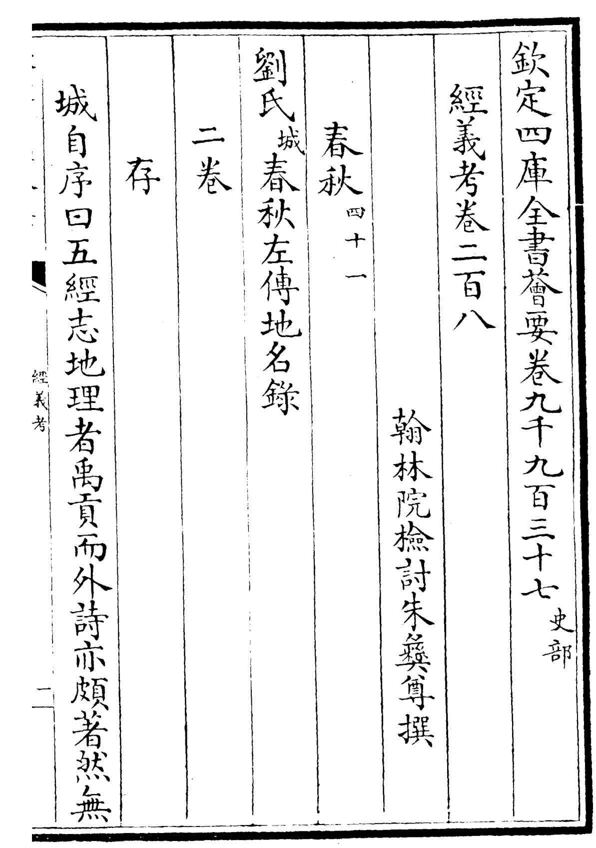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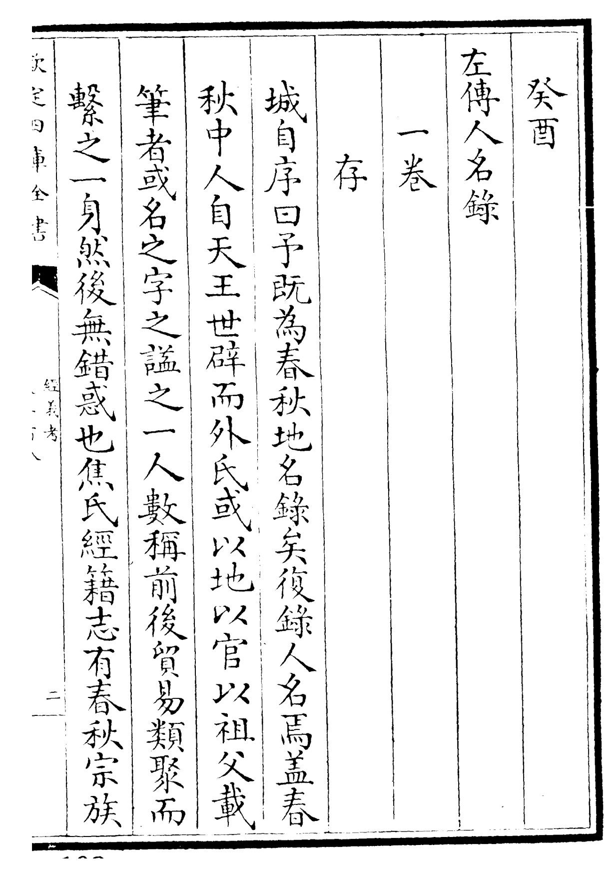
劉氏城春秋左傳地名錄

二卷

存

城自序曰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

若春秋之專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欲小撮之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瑛明楊慎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為憾兹者消夏九華參覯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别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為𠂤𠂤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為何如也崇禎



癸酉

左傳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旣為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諡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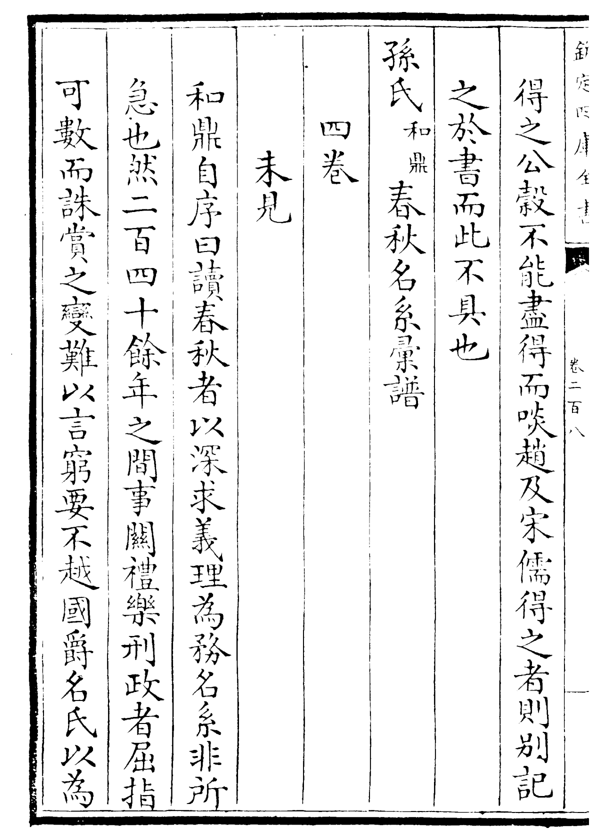
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予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為丘明或疑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辭氣近於竊比恐丘明未為受業弟子予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氏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為一歎云

顧氏炎武 左傳杜解補正

三卷

存

炎武自序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註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



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别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孫氏和鼎春秋名系彙譜

四卷

未見

和鼎自序曰讀春秋者以深求義理為務名系非所急也然二百四十餘年之間事關禮樂刑政者屈指可數而誅賞之變難以言窮要不越國爵名氏以為

之差而已特聖經有案無斷不得不藉諸傳以折衷乃經文先自異三傳又互異左氏更爭奇炫博變換文辭以成其異每當尋繹義理亹亹忘倦之時忽以稱謂異同滋疑殆而沮其說以小害大何可勝道而能不為之所乎先君少時嘗為之譜為友人借鈔失去後復增新例而輯之惜脫槀者十不逮三未便行世而國門所懸異名考姓氏表名號歸一圖等書雖根株略具而散漫無統仍費推求不類先君所輯能

無總條貫洞人心目和鼎乃遵原式踵而成之題曰
春秋名系彙譜上溯三皇原其始以察則也下訖呂
秦者究其終以觀變也生名終諱胙土命氏之典皆
廢於秦後世雖或舉行而空文徒具實意已非難云
復古故以秦為終也仍繫之春秋者原其所自作也
徵異求同不嫌煩瑣豈曰僅成先君之志亦欲觀者
捐疑殆而專尋繹其於聖經未必無涓滴之助云爾
劉芳喆曰和鼎嘉定縣人巡撫都御史元化之子今

翰林致彌之父也嘗撰石鼓文考據左氏傳定爲成王之鼓辨甚確春秋名系彙譜一書惜未之見

秦氏沅春秋綱

三卷

存

沅自序曰孟子以春秋之作始於詩亡觀其大矣夫子刪詩王風始於黍離考之於史黍離之作在平王二十四年而春秋之始隱公則平王四十九年也夫

子何取乎隱公而始修之邪盖善乎舊史之不書即
位也夫子為政必也正名隱公不正其名故不即位
而國史不書隱以攝位自居故王職不共王葬不會
嗣王不朝居然自以為得計矣而下之應之者無駭
入極矣翬帥師矣身弑矣迄於襄昭定哀卒成尾大
不掉之禍不可復振夫子傷宗國之陵夷上下於二
百餘年之間而知其所以致此者實隱公啟之也非
名不正之明驗歟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盖善

乎其不書即位也此正名之先得我心者也此修春秋所為託始也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之作始於隱公殆謂是乎殆謂是乎於是參之以列國之聘問會盟征伐興衰治亂之效行其襃貶著之為一國之書垂之為萬世之訓而夫子治國平天下之道賢於堯舜而其大要歸於正名余揣摹其旨竊窺其道摘其綱而為之目約其事而比次之以見一字之同一言之異一文之詳畧而是非遂可以尋情事盡能劃見信

非聖人莫能修之余豈敢謂遂能明聖人之徵哉盖

以經解經或當無舛尋其旨趣與後之君子商之耳

朱氏鶴齡左氏春秋集說

十二卷

未見

鶴齡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

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為之也自左氏

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

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畀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畀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説窮矣不書公子為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説又

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蓋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槩就史法

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内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急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强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

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於奬桓文受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為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襃或又曰聖人初無襃貶夫有貶無襃則春秋為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襃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

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邪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為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奥旨相為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夫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予為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稾凡數易疢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

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説刋剗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用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讀左日抄

闕卷

未見

鶴齡序曰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於史事葢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為魯史如晉

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為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産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説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䌷稽遴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為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巫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載其旨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晩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

其踳駁而不純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皆本之舊典為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葢有特筆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為筆何者為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於紹興之進講而說之𣪍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即間有舛訛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挍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淹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

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橫據於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户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繁重學士家罕闚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為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予珍祕有年復廣演而博通之疏瀹幽滯辨正譌舛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

國賢傅士凱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過於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於春秋應變出奇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於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槩不之及自愧謏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從事聖經成一家之學必如黄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更復出入羣書此非予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後世之述

作君子

陸氏_圻春秋論

九篇

存

繆泳曰陸圻字麗京又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尋入丹崖為僧不知所終

魏氏_禧左傳經世

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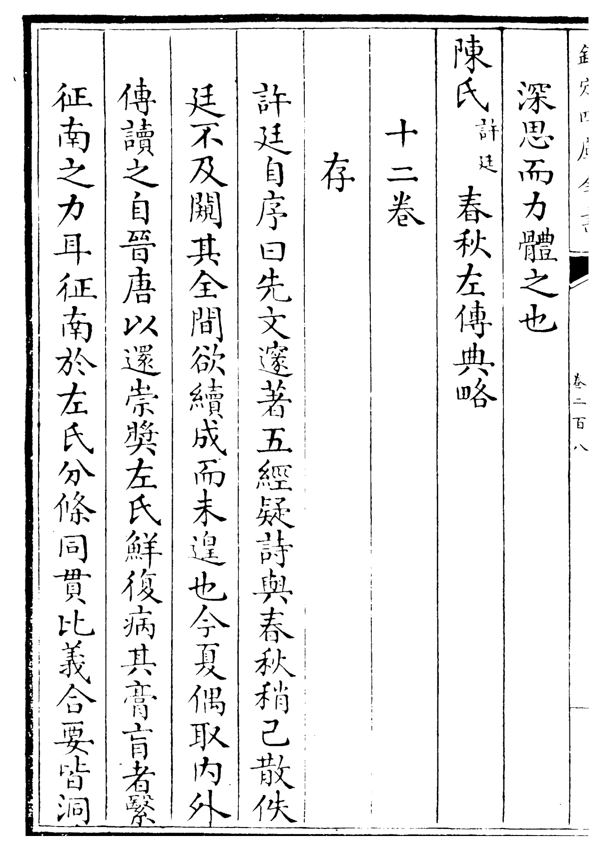
未見

禧自序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内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為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别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

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盖世之變也弑奪烝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

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議論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乆之辭去曰先生所説紙上語耳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

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注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隂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隂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



深思而力體之也

陳氏許廷春秋左傳典略

十二卷

存

許廷自序曰先文遼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闚其全閒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内外傳讀之自晉唐以還崇獎左氏鮮復病其膏肓者繄征南之力耳征南於左氏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洞

其趣故夾漈稱之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茹私更埤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者類其徵於歧而不害者綴其異目之曰典略凡十有二卷竊愧不能揚搉左氏討先文邃之散佚晉語云爾聞則多或非讋言耳崇禎二年

俞汝言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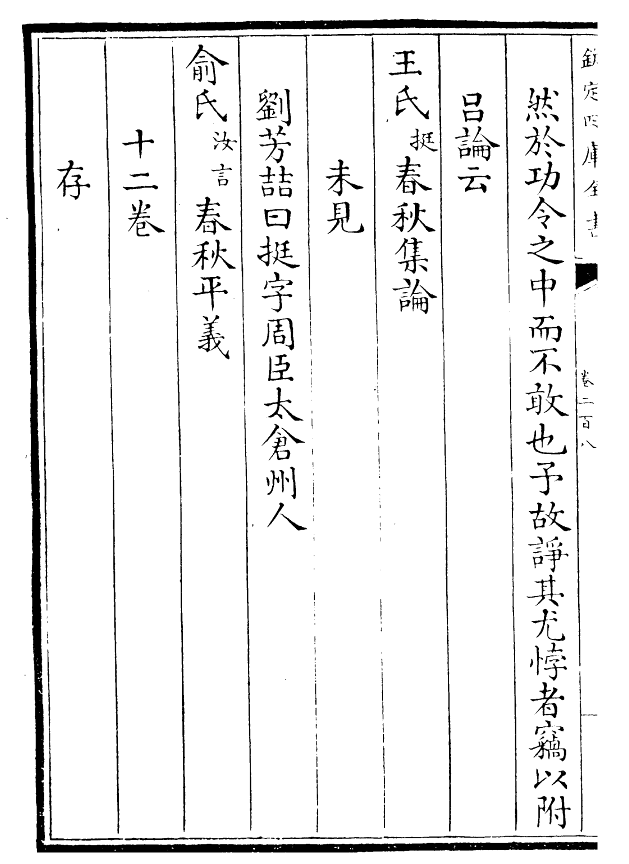
何氏其偉春秋胡諍

一卷

存

其偉自序曰呂氏大圭云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彼此矛盾前後牴牾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不知聖人之意聖人之經自明也夫諸儒之為穿鑿無論已至於胡氏之說行而明興專用為功令及覲制義發題則居然孔氏無經而經在胡氏焉世之尊胡氏者方過於孔氏是固胡氏之春秋矣乃以為孔氏之春秋孔氏

焉可誣已夫孔氏之於春秋也修焉而非作也修則舊史參半焉諸凡名稱爵號之異同與夫日月之詳略皆吕氏所謂謄史之舊而褒貶不與者也褒貶不與於名稱爵號與日月則是非善惡之繫乎其文較然已而必欲穿鑿於一人一字之間而係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大夫盡入孔氏之深文為刻為薄為専其誣聖何如而況彼此之矛盾前後之牴牾者又比諸儒甚焉从矣世第習焉而不察是焉而不疑且翕



然於功令之中而不敢也予故諍其尤悖者竊以附
呂論云

王氏挺春秋集論

未見

劉芳喆曰挺字周臣太倉州人

俞氏汝言春秋平義

十二卷

存

春秋四傳糾正

一卷

存

汝言自序曰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襃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弇淺强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為

宮闕之巍峩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謬易傳本義成而輔嗣卷古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弟子而偏駁者半焉康侯品髙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為程氏之正傳而疵纇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

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為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為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借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億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鍥刻六者之獘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畧見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

繆泳曰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甲申後棄諸生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王氏寅春秋自得篇

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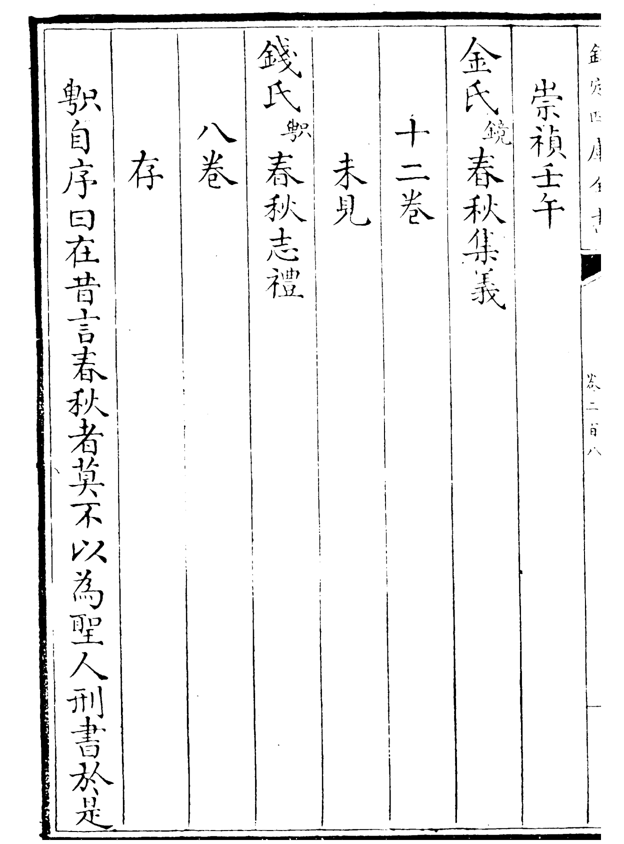
存

寅自序曰聖人所作之書慮無有藉乎人以明者春秋之成也游夏不能賛焉聖人為經左氏為傳各自

為書是故左氏之文有先經而起者有後經而終者有不本乎經而別自為紀者則其讀未修之春秋而就者也嗣乎左氏而有公穀始因經以起義大都緣左氏之舊文而間附以已意云爾漢室諸儒各有攸聞辭多散見程氏胡氏旨益精詳例從巧合然不讀三傳其義亦無自而起且胡氏者志存悟主謂宋之南與周之東固可取而譬也或强經以從已有之予疑聖人所作之書當有不必三傳而明者蓋聖人之

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會盟征伐非自為主則霸國為之主故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且獨不聞孟子之言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亂臣賊子無天子於心聖人則以天子之法治之曰此正朔者猶之乎天子之正朔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曾天子之法具在而藐不知畏是果何代之諸侯何國之大夫乎抑何決裂倒置一至此也是故立一天子於上斯諸侯大夫之

罪咸可得而定矣諸侯大夫之罪定斯天子之法伸矣是果必待三傳而明者乎直書焉而見比類焉而見散錯不齊焉而亦見予何敢作傳慮夫尊傳而失經者流俗之士或所不免故為姑舍諸傳參引他經特據聖經以為之注後之學者謂補先儒之未足焉可也謂翻先儒之案不可也夫知我罪我聖人猶將聽之又何況疎賤庸劣如予者乎與其開罪於聖人無寧開罪於先儒耳讀斯注者尚其諒予之心也夫



崇禎壬午

金氏鏡春秋集義

十二卷

未見

錢氏軹春秋志禮

八卷

存

軹自序曰在昔言春秋者莫不以為聖人刑書於是

引經斷獄皆以春秋為名遂據為律法斷例刻深其文無寛和之氣使聖人褒諱隱惡謹嚴而存忠厚之思流於薄而不返嗚呼此豈仲尼不為已甚者之所為哉昭公二年韓宣子如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葢周之舊典禮經雖仲尼之所未修而周公之法制未嘗不在於魯也故其先慶父之難齊之覘國者曰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今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莊僖以來更十數公而無改韓起猶及見之故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傳故曰其善志惟上之人能使昭明左昭三十一年傳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成十四年傳所謂勸善者君子之事也婉而成章者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者也志而晦者約言紀事以示法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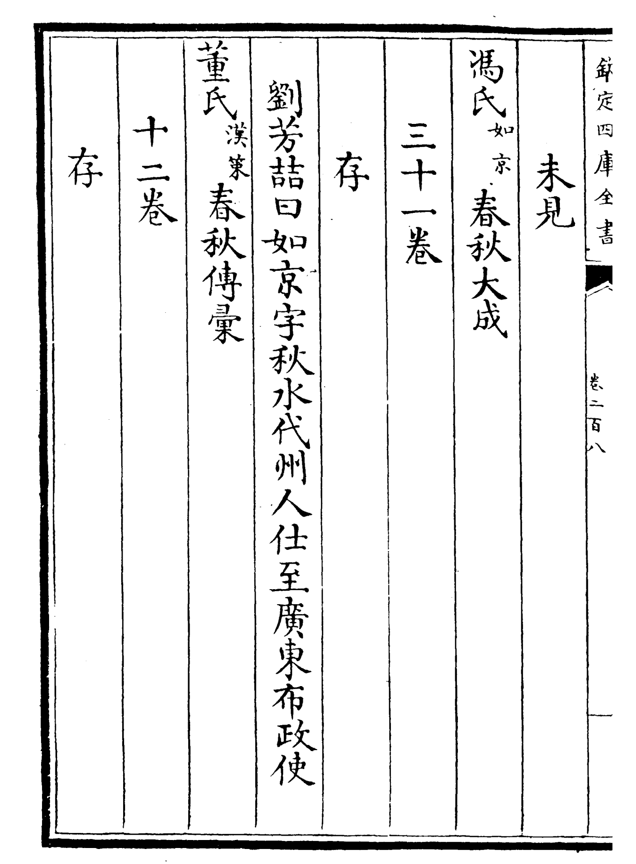
也故曰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仲尼亦曰予作春秋以正亂制由是言之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故聖人從而修之所以興禮教而使人自遠刑法之端者也禮樂之數莫不具備於斯是以後之言禮者非春秋之義不足以定其去從嗚呼美哉洋洋乎經緯萬端宰制人極孰有踰於此哉予用是約春秋之大凡摺摭傳紀總其條貫以類分

為十志而以禮志為首傅音附於魯事使稽古考治術者有以見王道之大端周公之遺法儒説之要歸足以致治興教立俗范事施諸後世而無惑豈徒博物云爾哉

按錢氏春秋志禮其綱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吉禮之目八曰郊曰望曰雩曰考曰烝曰嘗曰禘曰大事凶禮之目五曰喪曰荒曰弔曰救災曰禬軍禮之目四曰大閲曰治兵

曰大蒐曰狩賔禮之目十一曰朝周曰朝魯曰公如他國曰外諸侯相朝曰内大夫如周聘曰列國聘周曰諸國來聘曰内大夫聘列國曰諸侯相聘曰周來聘曰周聘諸國嘉禮之目七曰飲食曰冠曰昏曰賔射曰燕饗曰脤膰曰賀慶錫命有三曰周來錫命曰周命列國曰周命諸大夫其一為雜記

張氏洽 春秋傳略



未見

馮氏如京春秋大成

三十一卷

存

劉芳喆曰如京字秋水代州人仕至廣東布政使

董氏漢策春秋傳彙

十二卷

存

趙吉士曰漢策字帷儒烏程人范制府承謨巡撫浙江以人材薦將除科道矣爲言者所劾去

瞿氏世壽春秋管見

十三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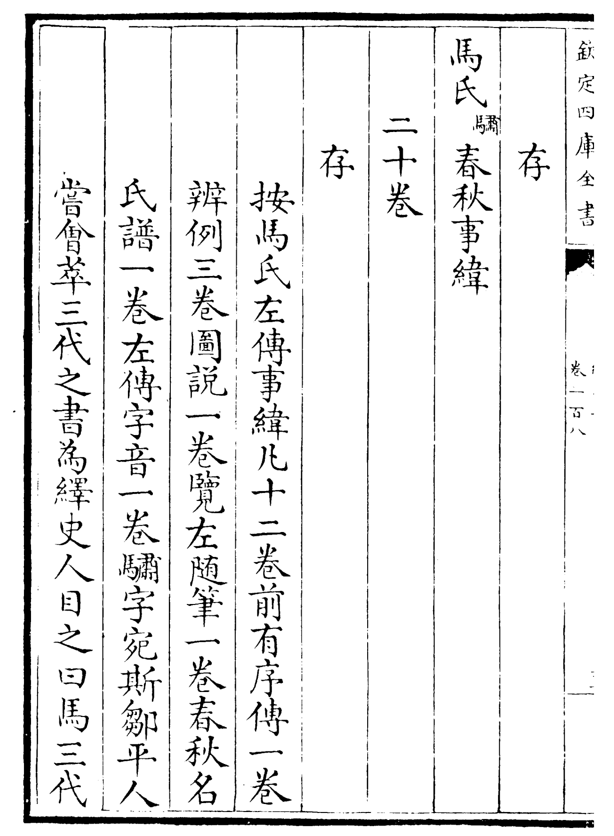
世壽自序曰予幼失學寡昧無聞弱冠後棄舉子業思究經義遭家多難又乏師承年四十二薄遊閩南喜得春秋三傳善本厥後自閩而燕自燕而豫而魯

搜羅請乞又得漢唐宋諸儒經解數十種早夜尋繹謬因一得著為春秋管見四卷七年之間稾凡三易竊謂宮牆數仞幸得其門五十遊泰旅寓藍田官舍藍田為嘉禾阮不巖先生舊治先生殁後甲子十月先生卒於官遺編散失忽檢廢簏得書數冊係先生批校春秋五傳丹黄塗乙手澤猶新次其卷帙止闕昭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亟取而補綴之詳其意義迴別塵詮始悟聖經本極廣大諸儒以狹小窺之本極通達

諸儒以固必泥之本極平常諸儒以穿鑿釋之故詮解愈多經義愈晦因取舊本之合於經者疏通證明之局於例者芟夷蘊崇之四閱春冬豪又二易雖爝火螢光稍堪流照然非先生導其前路萬難遵彼周行後海先河淵源有自聊為叙述以志不諼時康熙歲次壬申仲春二月生魄後四日也

姜氏 希轍 春秋左傳統箋

二十五卷



存

馬氏驌春秋事緯

二十卷

存

按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驌字宛斯鄒平人嘗會萃三代之書為繹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湯氏秀琦春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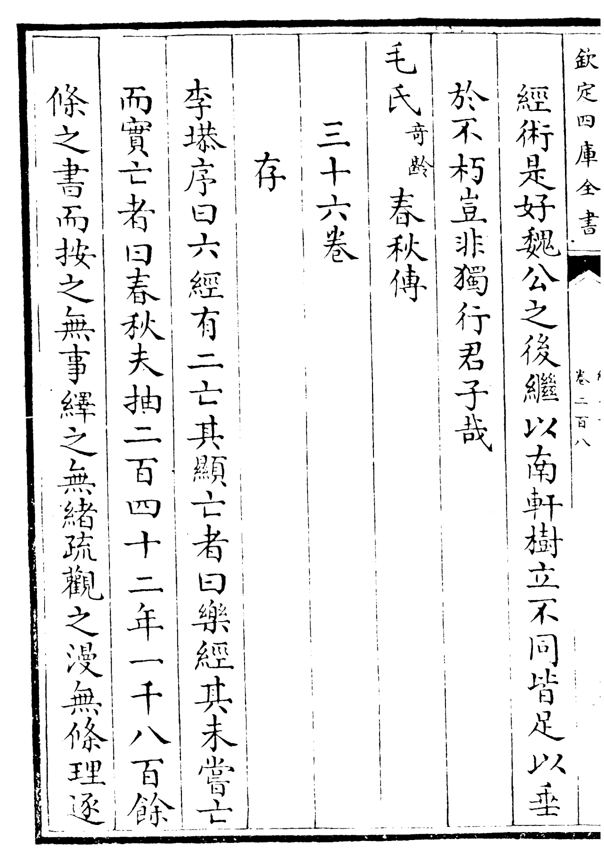
十五卷

存

宋犖序曰文中子有言曰述作紛紛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考之春秋為尤甚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後儒各持所見以推測聖人之意事不得其緒理不衷於一何能義藴瞭然乎故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已致歎矣加以杜鄭何范之箋注其用

心可不謂勤乎至胡康侯作傳大旨本於伊川而又兼綜衆論之長春秋藉是而有定亦未免時有牴牾李愿中云春秋難看學者未到聖人灑然處安能無失如近代治春秋不惟棄經而從傳又且畔傳而作支離煩碎之辭乃治經之蠹也臨川湯子方菴作春秋志其為書也分事與理為二體事則統以年表而為表者八理則統以書法而為法者四八表各主一事為綱二百四十二年之首尾數簡足以瞭之其書

法四種以精義為經比事為緯而條例遺旨且足為交參考互之資其為道也備矣以此陳事寧復亂而無緒乎以此制理寧復參而不一乎元趙仁甫作春秋通旨時未有知者姚文正公督師襄漢見而異之始大顯於世今予旬宣於此而得一丂菴在弓菴不僅以仁甫自處然其所著春秋志既為予所知寧能無一言而讓姚公專美於前耶弓菴為湯義仍先生從孫先生以文詞擅名當代弓菴能世其業而更以



經術是好魏公之後繼以南軒樹立不同皆足以垂於不朽豈非獨行君子哉

毛氏奇齡春秋傳

三十六卷

存

李塨序曰六經有二亡其顯亡者曰樂經其未嘗亡而實亡者曰春秋夫抽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之書而按之無事繹之無緒疏觀之漫無條理逐

節而分析之則又無所於穿貫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妄曰經為綱傳為目而經非綱也文有篇題非事有領要也又曰傳為案經為斷而經非斷也策有褒譏之實簡無剖判之名也乃博求之事而三傳同異參錯不決即轉而求之諸儒之釋文與釋義而意旨雜出率謬誤而不可為法則直舉而棄置之曰非聖經也不立學不令取士而春秋亡矣顧無學之徒强起補救自出其臆說而反使聖人之旨詘而就我以為

可以立學可以取士而世之取士者即用其所為說標以為題而聖人之旨渺無聞焉譬之入齊者但知有田文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第聞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而並不知有西秦之主而春秋更亡夫前此之亡有窮拒君明明可驗而今此之亡則陰移其鼎大之如典午之浸易次之如陽翟之暗奸潛窺盜據一去而不可挽矣經解曰春秋之失亂亂者亡之端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夫屬辭

比事治亂之法也先生知其然專爲治經夫治經非棄傳也經賴傳以見而可棄乎然而吾治經云耳因爲立一例曰以傳釋經不以經釋傳葢惟恐如取士之以經從傳也乃取史官記事法以設門部經若干條條若干事事若干門門若干部如一朝聘門而有朝部有聘部有來朝部有往朝部有來朝嗣君往朝嗣君部有嗣君來朝嗣君往朝部而於是連其書法之通數謂之屬辭較其記事之參變謂之比事而予

奪見焉推之二十二門之辭事皆如是矣是以侵伐有門盟會有門前後大小皆得聯絡於其間條理穿貫一往明析於是始為之治傳就三傳之中取其事之與經合者曰傳且别其傳之與史合者曰策書不特杜預何休賈逵范甯受其區别即公羊穀梁指斥如蒯隷必不使得與左氏策書互相溷亂而至於唐後諸儒則雖備覼其說而百無一合大率棄置不屑道而胡氏一書反三致意焉以為是書者固亂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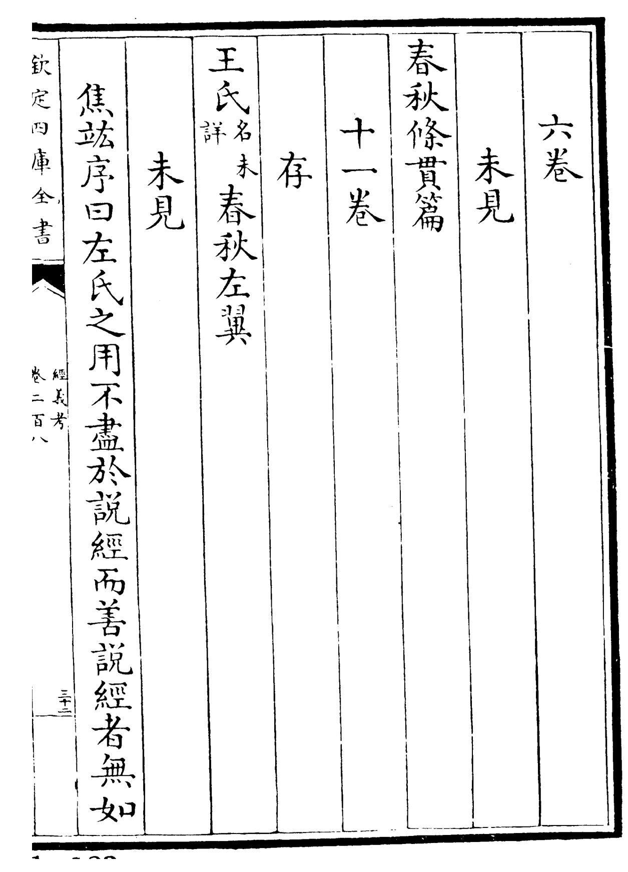
階而亡經之本也間考先生立說不好詭異不以武
斷勝每所考按必與門部相依而分乃一祛雜例若
所稱三體五情七缺九旨者而以四例該之昔者韓
宣子覩魯春秋曰周禮在魯則禮者固春秋要領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則事與文與義又春秋之所自備也以春秋大
夫如韓起以善讀春秋如孟氏子其為說必有當於
春秋而先生取以為例未嘗拗曲揉直强求其合而

以四例而比之三傳與諸家則三傳諸家不異焉以四例而比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與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事不能外焉此非夫子之春秋乎於是又立一例曰以經釋經不以傳釋經任取經文一條而初觀其禮繼審其事繼核其文又繼定其義而經之予奪進退無出此者始以春秋為經不傳事而傳事固如此以為無緒無條理并無穿貫而其緒與條理穿貫又如此如此而猶謂春秋之亡非藉是書以存

之不得矣埰世受經學長而徧遊諸經師之門其於春秋亦既浸淫乎其間而茫無畔岸讀先生之書而豁然而擴然而浩浩然夫埰豈不深覯乎漢後諸儒與宋元明迄今之為春秋者而敢漫然贅一詞也乎

按毛氏說春秋分二十二門一曰改元二曰即位三曰生子四曰立君五曰朝聘六曰盟會七曰侵伐八曰遷滅九曰昏覲十曰享唁十一曰喪葬十二曰祭祀十三曰蒐狩十四

曰興作十五曰甲兵十六曰田賦十七曰豐凶十八曰災祥十九曰出國二十曰入國二十一曰盜弑二十二曰刑戮而總括以四例一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四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間



六卷

未見

春秋條貫篇

十一卷

存

王氏名未詳春秋左翼

未見

焦竑序曰左氏之用不盡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

左氏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甚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算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為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為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說以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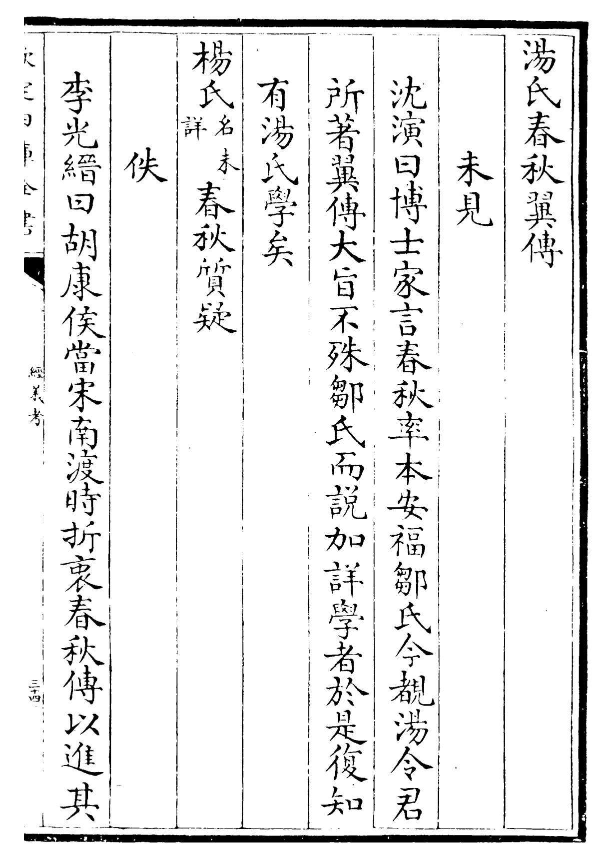
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為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為春秋用也予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為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為變司馬法之鉤聨蟠踞

者而為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予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螯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張氏春秋說苑

未見

沈演序曰張子吾因也少受經吾家晚多自得會諸家言胡氏春秋者著精汰秕編曰說苑盖舉業定本也



湯氏春秋翼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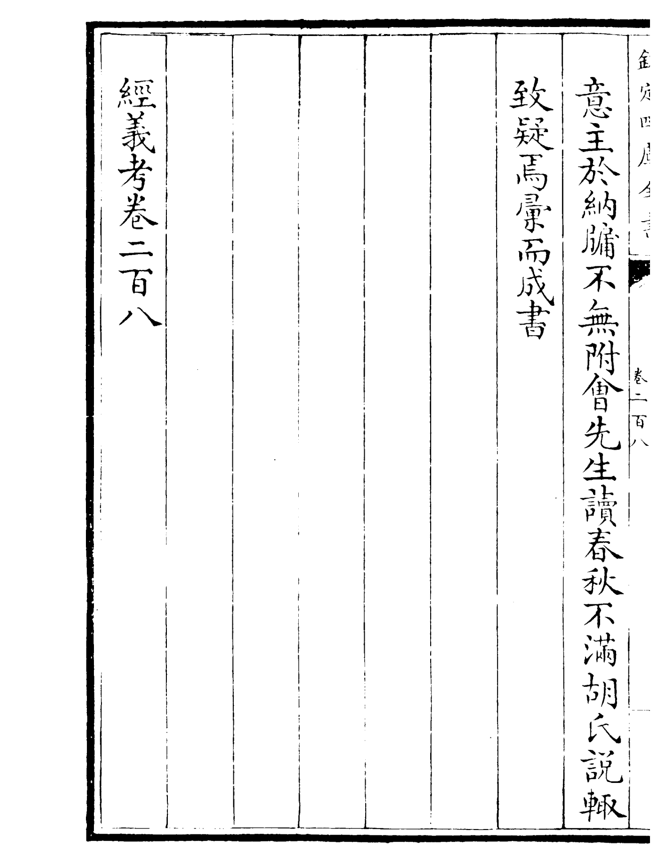
未見

沈演曰博士家言春秋率本安福鄒氏今覩湯令君所著翼傳大旨不殊鄒氏而説加詳學者於是復知有湯氏學矣

楊氏名未詳春秋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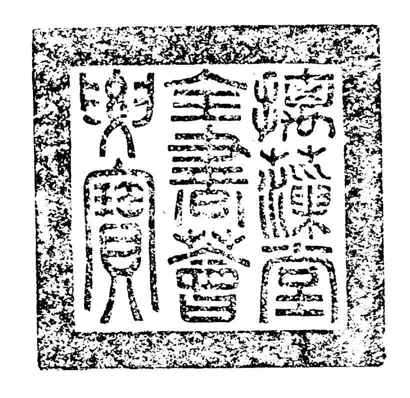
佚

李光縉曰胡康侯當宋南渡時折衷春秋傳以進其



意主於納牖不無附會先生讀春秋不滿胡氏說輒致疑焉彚而成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謝焞

謄録監生臣單可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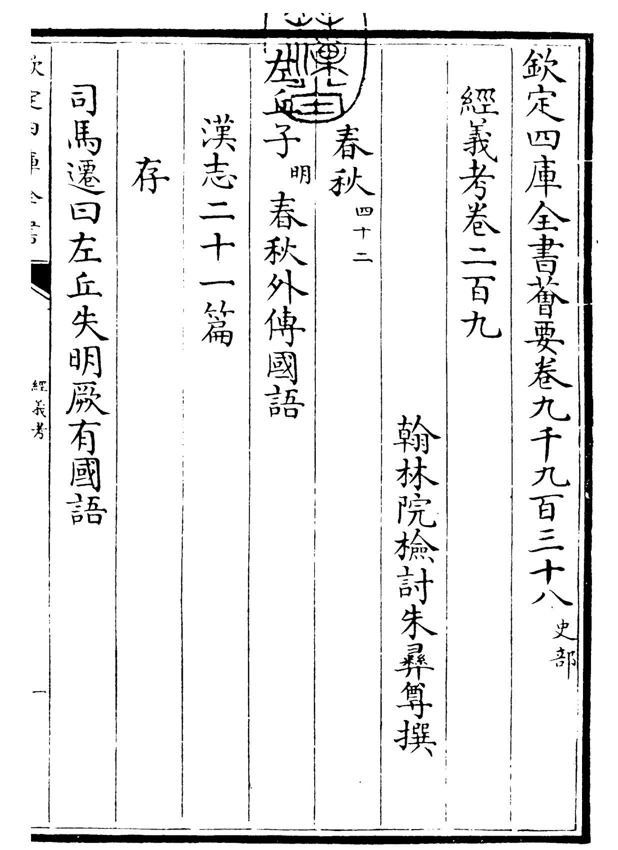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四十二

左丘子明 春秋外傳國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録國語之辭以實之

傅玄曰國語非丘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

孔晁曰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為春秋傳其髙論善言别為國語

劉熙曰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為内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

事也

劉炫曰國語非丘明作

劉知幾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内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吴侍中領左國史髙陵亭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四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七事

司馬光曰先儒多怪左丘明旣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説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為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槀因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

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道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為邪

晁公武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蓋未

必然范甯曰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李燾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稾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

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内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温公父子能識之

陳振孫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竝行號為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辯之

陳造曰左丘明傳記諸國事既備矣復為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盖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竒

真德秀曰征犬戎監謗專利不藉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藴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葢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黄震曰國語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衰周之邪說

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戴表元曰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竒太史公變編年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倣國語而為之也

黄省曽曰昔左氏羅集國史實書以傳春秋其釋之餘溢為外傳實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夸闊誕者為病然而文辭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

王維楨曰左傳尊聖人之經者而國語羽翼之春秋素王丘明素臣千古不易之論也范武子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夫古之聞人恥巧言令色者而肯巫邪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為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醇乎道斯持論之過也

王世貞曰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復作外傳以補所未備其所著記蓋列國辭命載

書訓誡諫說之辭也商畧帝王包括宇宙該治亂蹟善敗按籍而索之班班詳覈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論古今天道人事備矣即寥寥數語靡不悉張弛之義暢彼我之懐極組織之工鼔陶鑄之巧學者稍掇拾其芬豔猶足以文藻羣流黼黻當代信文章之巨麗也

陶望齡曰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畧與管子同

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翫之而味永還須
以越語壓卷

鄭氏衆國語章句

佚

宋庠曰鄭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賈氏逵國語解詁

隋志二十卷

佚

宋庠曰賈景伯國語解詁二十一篇唐已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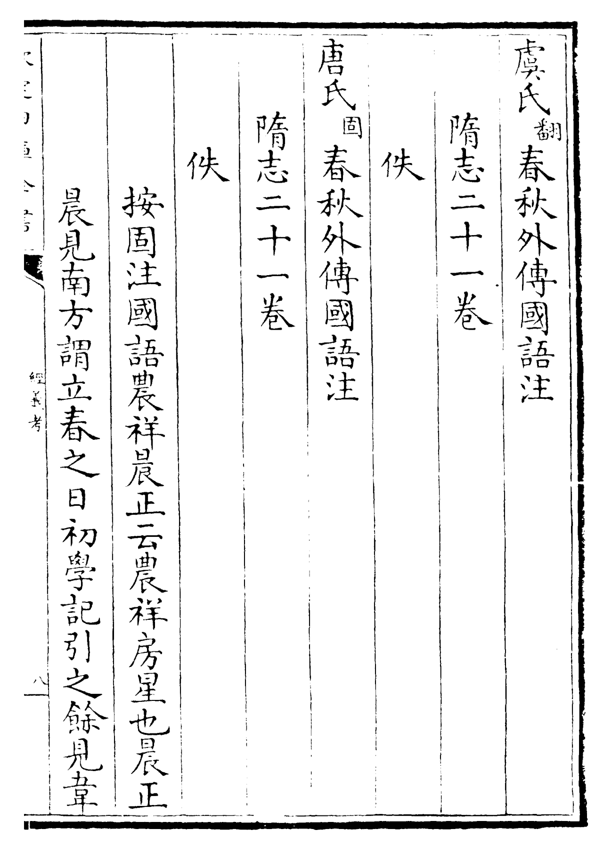
按太平御覽引賈氏解平公射鷃篇云徒林園中池也言唐叔有才藝封於晉餘見韋注者不少

王氏肅春秋外傳章句

隋志一卷

佚

宋庠曰王肅國語章句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



虞氏翻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唐氏固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按固注國語農祥晨正云農祥房星也晨正晨見南方謂立春之日初學記引之餘見韋

注者多

韋氏昭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

存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為中書郎博士祭酒

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

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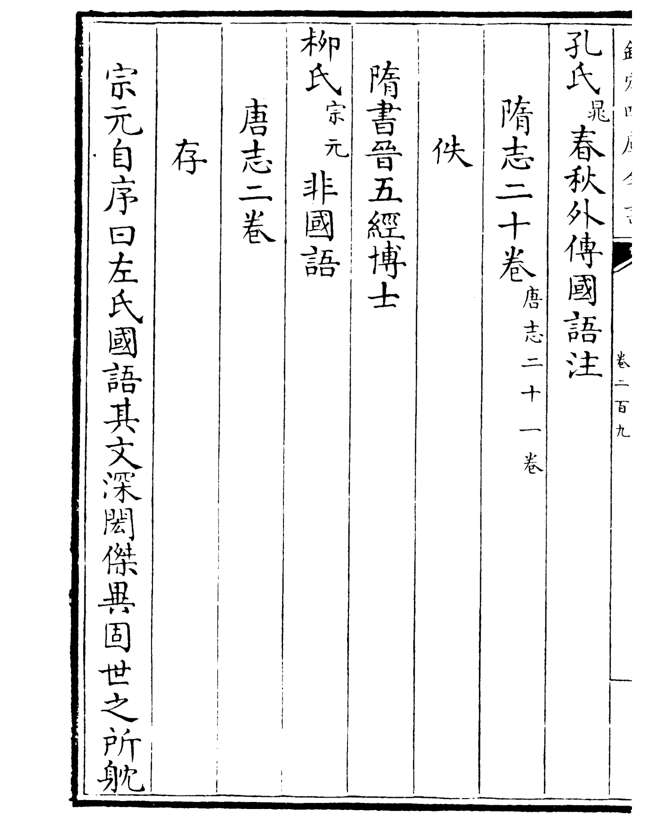
昭自序曰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

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竝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挍是

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註解疑釋滞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畧舉為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黄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陼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竝行是非相貿雖聦明疏達識

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竊不自料復為之觧因鄭賈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内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黄震曰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



孔氏晁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佚

隋書晉五經博士

柳氏宗元非國語

唐志二卷

存

宗元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躭

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子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劉恕曰國語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理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别行自周穆王盡晉智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

也

蘇軾曰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

晁公武曰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黄震曰柳子厚作非國語匪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

王繼祀曰柳氏之文大抵得之國語者多而子厚反非之葢欲掩古以自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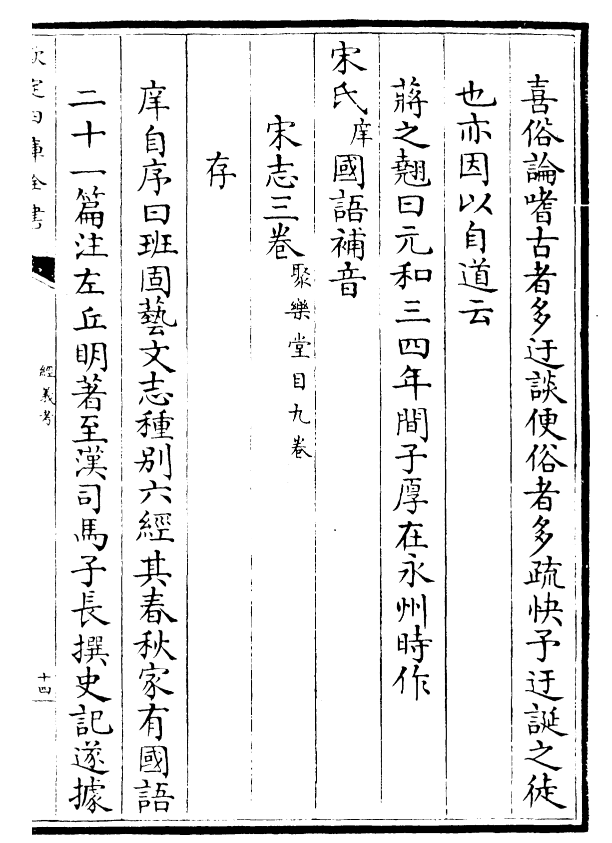
戴仔曰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

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
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
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
所謂絶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為然也今深
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産異見怪民人益
鮌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
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
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説周公説於三

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禬禜之事攻説及乎毒蠱厭禳施於夭鳥牡橭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為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
呂温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為享祀朝
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惰受
脤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
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
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
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訾古此朝菌蟪蛄之智
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

伯陽父仲山甫王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為不知大矣公孫僑如之貪邪郤至之汰侈矜伐不可奬奬之其為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葢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閎深雅奥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為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


喜俗論皆古者多迂誕使俗者多疏怏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蔣之翹曰元和三四年間子厚在永州時作

宋氏庠國語補音

宋志三卷 聚樂堂目九卷

存

庠自序曰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

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勿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説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大行蓋其書竝出丘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

先儒孔晁亦以為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竝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為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記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惟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叙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為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惟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卷掎摭左氏意外微細以為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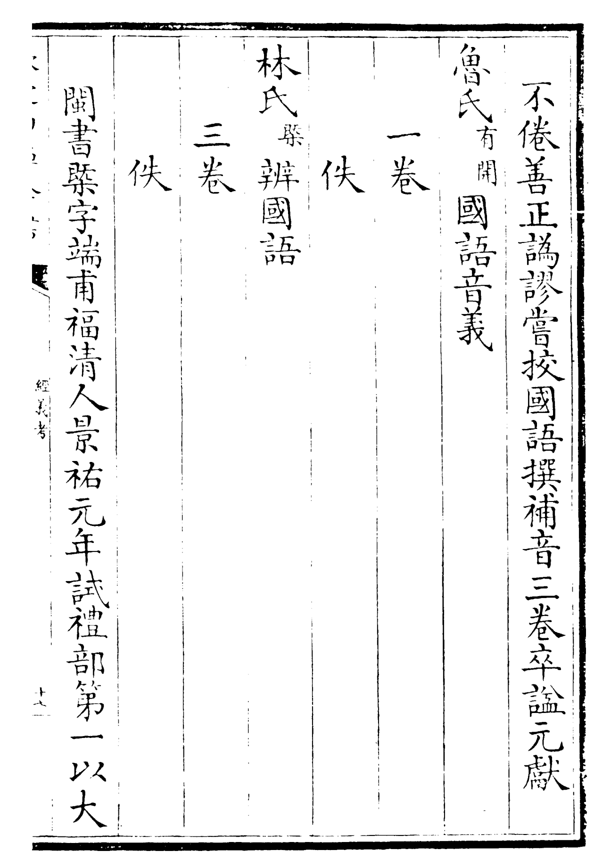
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若夫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葢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析簡併篇自名其學葢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為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葢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説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犬戎樹惇引鄯州羌為説夫改

鄱善國為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
間時出異聞義均雖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
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
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為主亦將稽舊學除臆
說也惟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
號曰國語補音其間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
姑以示兒曹云
陳振孫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

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葢唐人也
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為主陸
所不載則附益之

王應麟曰治平元年上之二月令國子監鏤板

宋史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徙雍丘天聖初舉進
士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再遷兵部尚書以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改封鄭國公讀書至老



不倦善正譌謬嘗校國語撰補音三卷卒謚元獻

魯氏有開國語音義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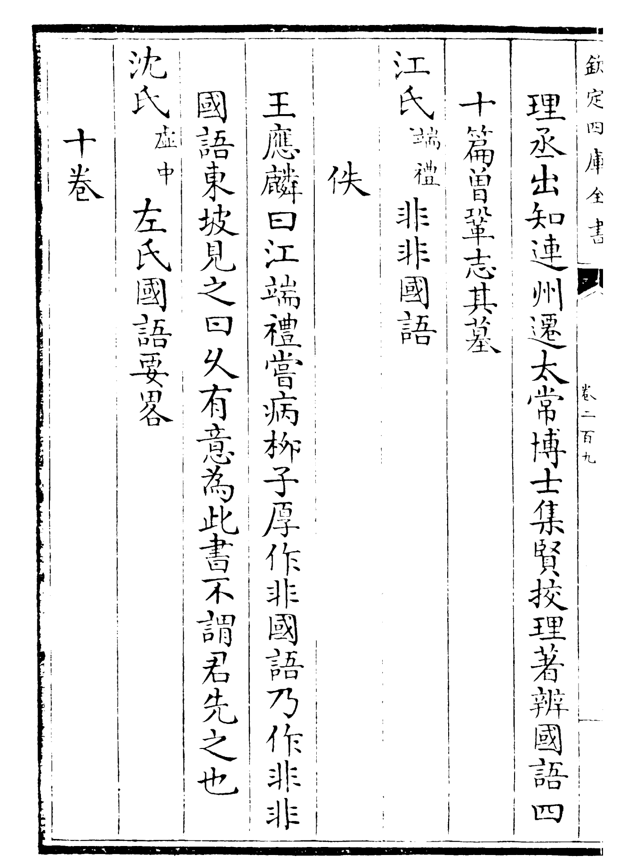
佚

林氏槩辨國語

三卷

佚

閩書槩字端甫福清人景祐元年試禮部第一以大



理丞出知連州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著辨國語四十篇曾鞏志其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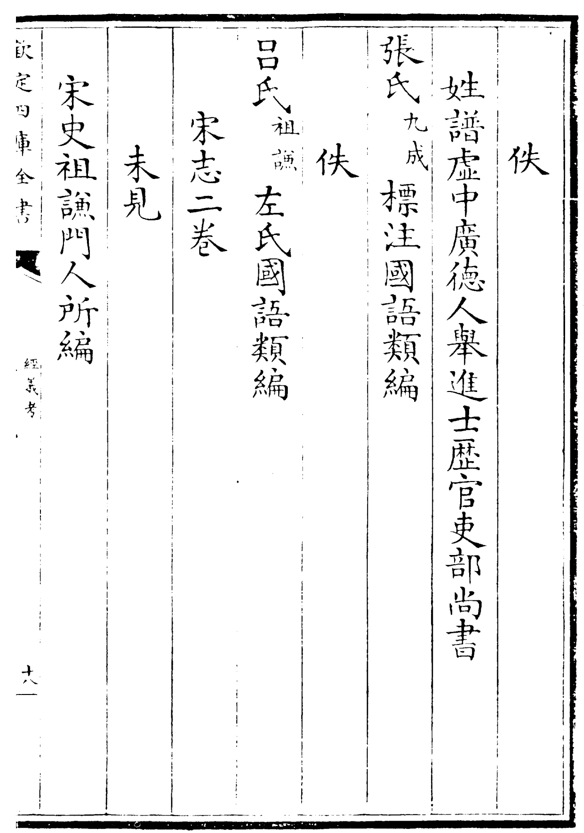
江氏端禮 非非國語

佚

王應麟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沈氏虛中 左氏國語要畧

十卷



佚

姓譜虛中廣德人舉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張氏九成標注國語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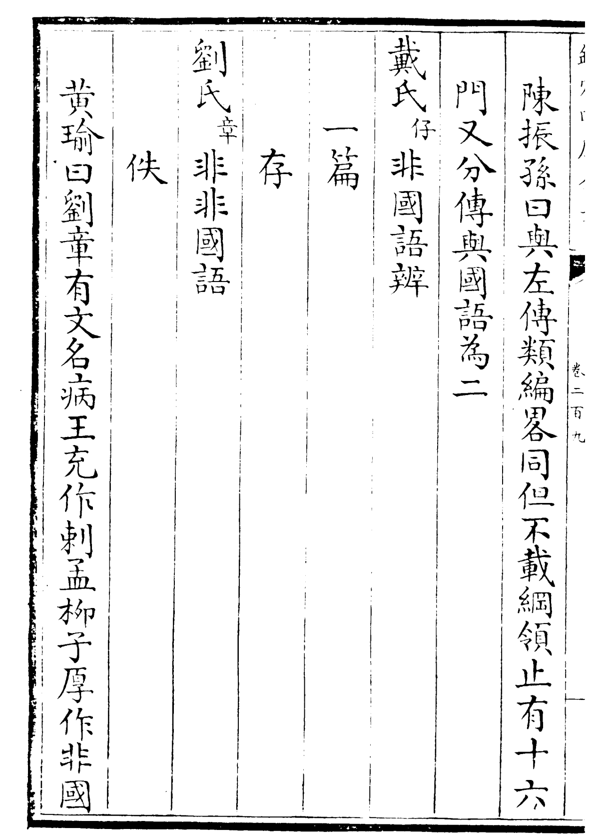
佚

呂氏祖謙左氏國語類編

宋志二卷

未見

宋史祖謙門人所編



陳振孫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戴氏仔 非國語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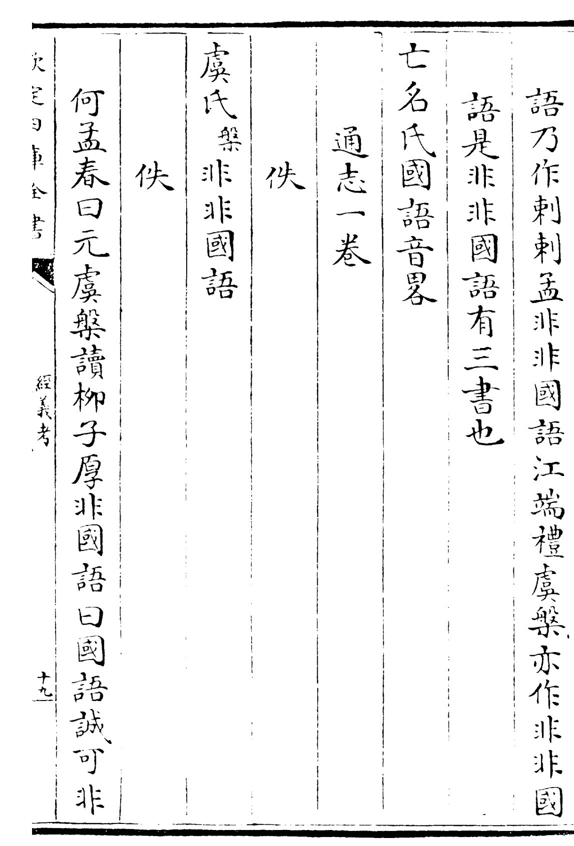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劉氏章 非非國語

佚

黄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



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

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亡名氏國語音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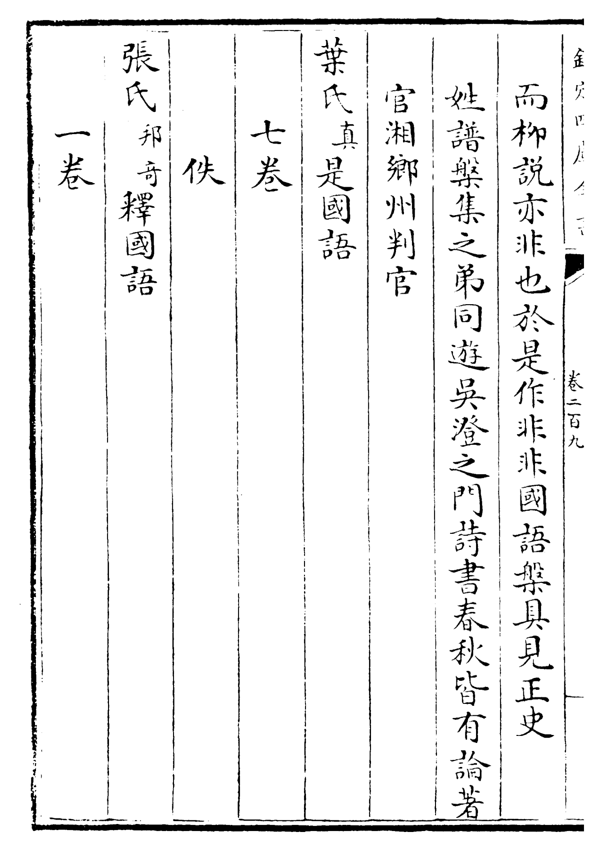
通志一卷

佚

虞氏槃非非國語

佚

何孟春曰元虞槃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



而柳說亦非也於是作非非國語槩具見正史

姓譜槩集之弟同遊吳澄之門詩書春秋皆有論著

官湘鄉州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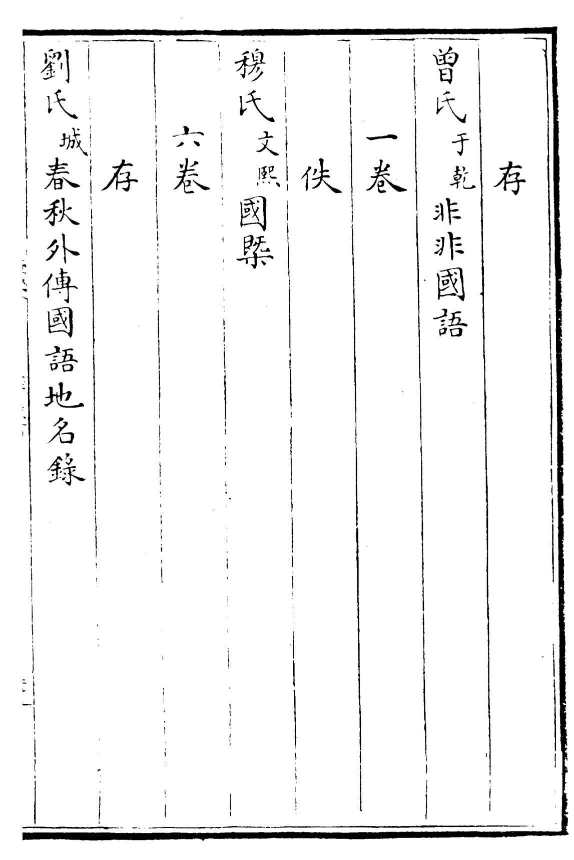
葉氏真是國語

七卷

佚

張氏邦奇釋國語

一卷



存

曾氏于乾非非國語

一卷

佚

穆氏文熙國槩

六卷

存

劉氏城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詮次内傳地名置之篋中葢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偶一巡攬焉亦自謂麤有考索也旋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如召樊范單趙欒羊舌之類予鈔内傳時皆棄而勿取今併裒采補其闕遺試以合諸前錄庶幾備春秋之版籍云爾

雖甚寥寥為猶賢乎雞肋也崇禎丁丑夏五月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

一卷

存

城序畧曰予錄地名外傳别出故人名亦如之

竹書師春

一卷

佚

黄伯思曰晋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晋征南將軍杜預云别有一卷純集左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説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吕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由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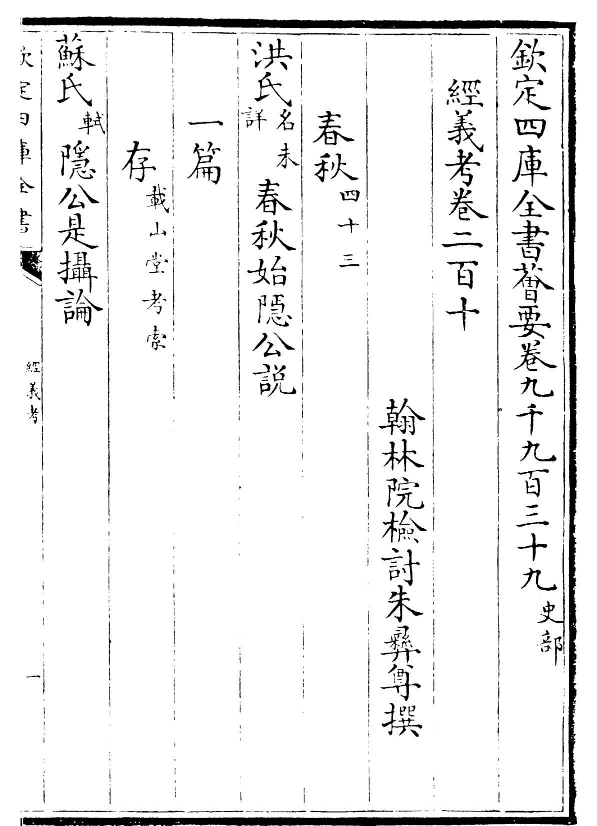
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録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録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實器有宋公䜌餗鼎稽之此書䜌乃

宋景公名與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由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

陳振孫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為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紀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吕為圖又雜録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紀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方以智曰黄長睿校讐師春五篇乃汲冢古文杜預言别有一卷集左氏卜筮事而長睿所見全異紀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則預所見非全書也師春乃鈔集人名也其書繇乃宋景公名與宋公繇餗鼎合當是西晉人集録

經義考卷二百九



經義考卷二百十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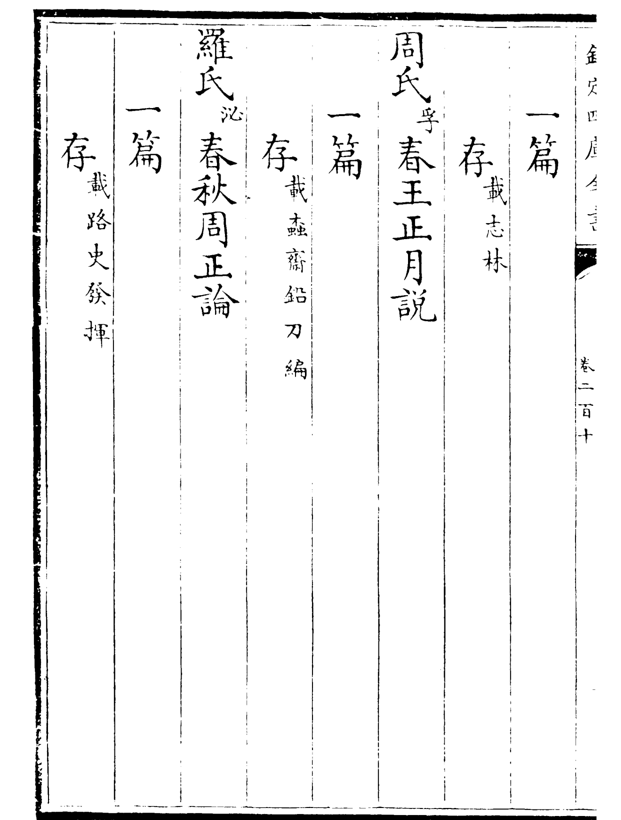
春秋四十三

洪氏名未詳春秋始隱公説

一篇

存載山堂考索

蘇氏軾隱公是攝論



一篇

存　載志林

周氏孚春王正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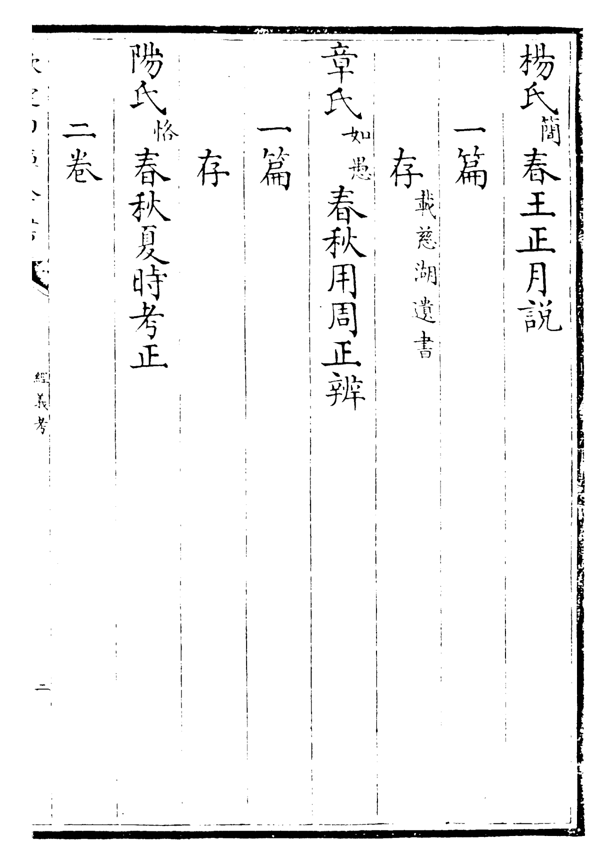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載蛩齋鉛刀編

羅氏泌春秋周正論

一篇

存　載路史發揮


楊氏簡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 䖍慈湖遺書

章氏如愚春秋用周正辨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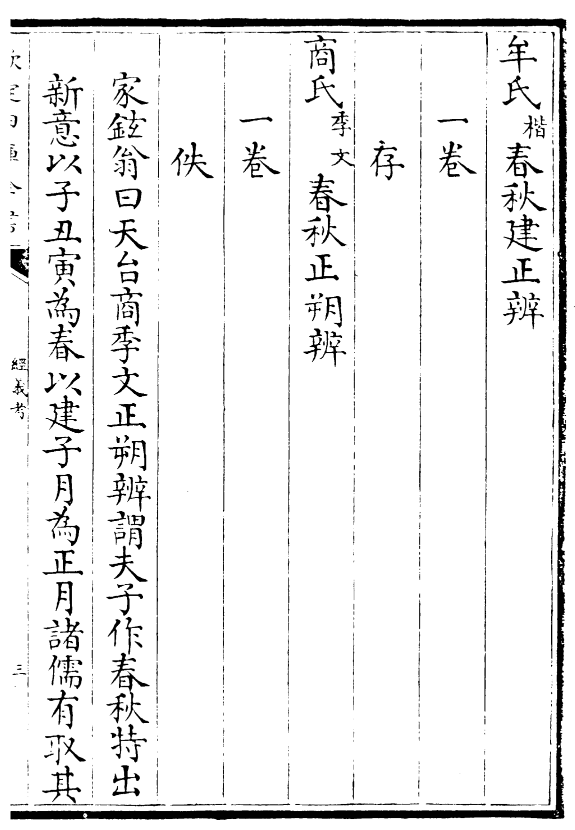
陽氏恪春秋夏時考正

二卷

佚

程端學曰巴川人號以齋

張以寧曰以齋陽氏恪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陽氏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為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涪陵晏氏淵



年氏楷春秋建正辨

一卷

存

商氏李文春秋正朔辨

一卷

佚

家鉉翁曰天台商李文正朔辨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以子丑寅為春以建子月為正月諸儒有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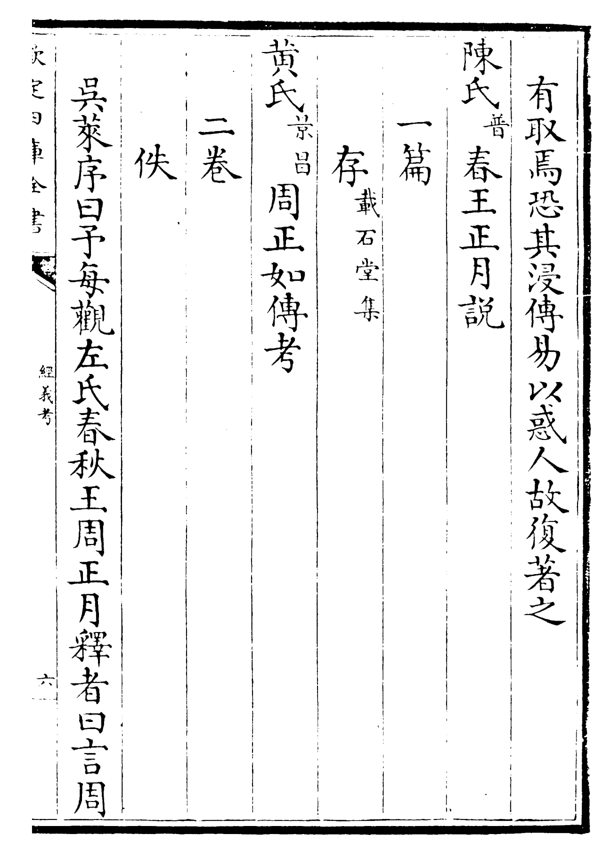
說為之序其首愚竊惑焉夫變易四時以從二代之正朔此孔鄭釋經既往之誤前輩辨之審矣季文果何所見更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而為此然則顏淵為邦之問夫子夏時之訓皆虛語乎季文謂夫子將作編年史以一歲不可為兩冬故特出聖意以子丑寅為春以建子月為正月吁有是哉古之史虞夏商周是也紀年紀月紀日者有之而年之下不皆紀時也或有書時者槩一時而言如秋大熟未穫之類

未詳其月故止書時惟春秋以行夏之時故特於年
之下紀春而後紀月以見正必在寅而後為正夫豈
為兩冬之避乎季文又謂魯舊史以元年十一月書
公即位孔子作春秋以公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
之末無一歲不可兩冬故不得不改正朔是又不然
春秋書元年者國君即位之次年因魯史之舊文也
書公即位者春秋所以垂王法也禮國君始立稱子
不稱君必先君既葬請命於王王命之為君然後始

君其國周之既東此義頓廢父死子立即以國君自居甚者以簒弒得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人倫幾於掃地故聖人明王法以正之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而特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以見其得國之正否故有上不禀命於天王內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以正之亦有弒君賊自立與為弒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絶之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而無貶者五公耳春之與正固皆夏時斯乃春秋垂世之法夫豈為即

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而革冬為春以循之乎季文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春秋書於正月者以證其革冬為春之說不思經傳之相符者千百其不同者二三豈得以二三之不同而致疑於千百之同乎今以經後於傳者為聖人革冬為春之證其有經先於傳者又將何説以處之乎此乃傳疑傳信之有異或諸國來告之遲速故書有先後豈得據此小疑遂謂聖人革冬為春冬之不可為春猶寒之不可為暑傳注

考之未精先儒辨者已衆而季文更謂夫子特出新意以冬為春其誣經也豈不甚哉其說本無深解專取杜歴以為據依謂其間有與春秋命歴序相符者歴之為藝解者絶少然亦未有久而不差之歴命歴序者術家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歴使其數可傳於後明歴者考其蝕朔不與殷歴合以為漢哀平間治甲寅元歴者託之非古也季文亦未嘗精通歴術學僻而論恠初不必為之辨以一二老學為之序引若


有取焉恐其浸傳易以惑人故復著之

陳氏普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黃氏景昌周正如傳考

二卷

佚

吳萊序曰予每覯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

以别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孔子初無明説後之儒者頗用黄帝以來七歷求春秋時歷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歷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説者嘗謂當周

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

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祭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改太初歷後乃追正

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葢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歷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為孟春次年三月為孟夏本鄭説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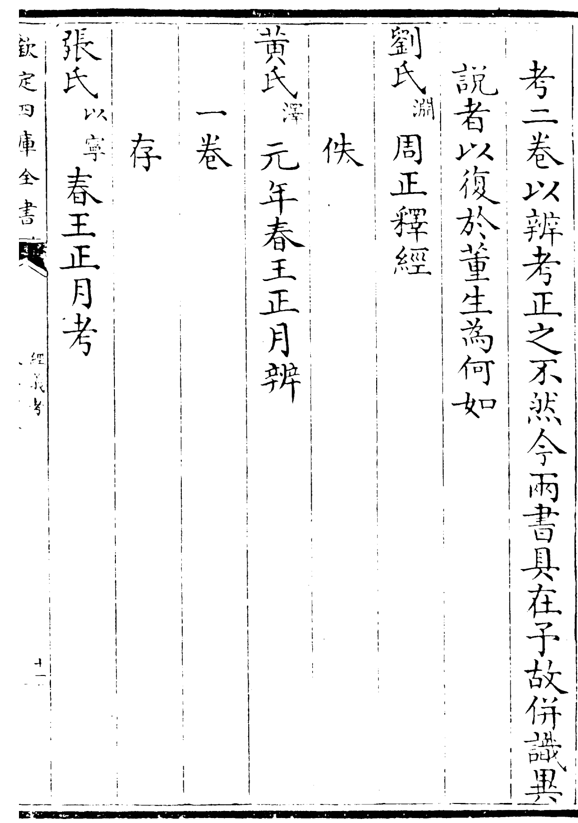
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為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為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二代之世三

正之通於民俗尚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采諸國之史以為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二年十一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間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説者或曰易

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為紀先王為是推筴迎日治歷明時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革毨氄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

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為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受業於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為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為明了考

正之作實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注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弟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爲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之意哉予盖歸而質之黄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正者也未可以説春秋乃作周正如傳



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併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為何如

劉氏淵周正釋經

佚

黄氏澤元年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張氏以寧春王正月考

一卷

存

以寧自序曰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於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為春之疑也曰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之用夏時首寅月逮於

今莫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寧蚤學是經以叨一第亦嘗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也閒讀魯論夫子之言行夏之時若恍然而有省也因之歷稽經史傳記及古注疏之說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為周之時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天以為正周以為春之說最其明著者也而猶未敢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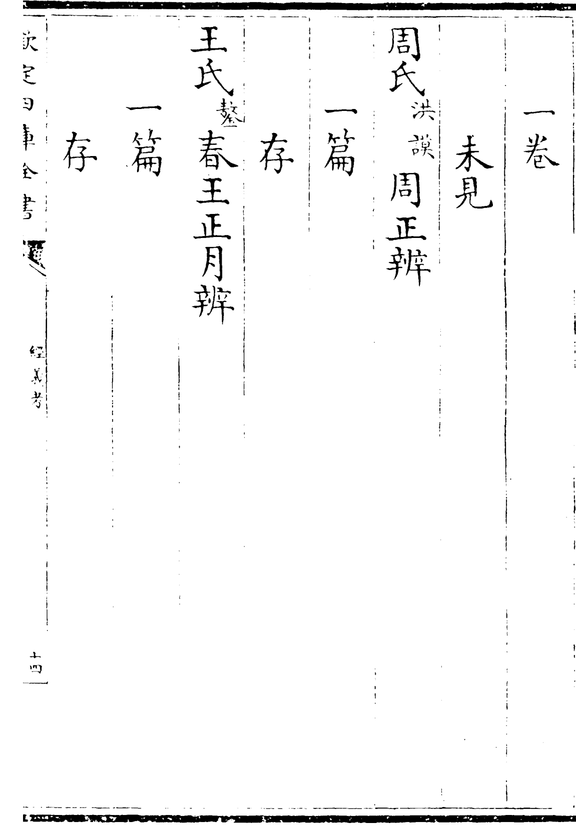
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三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集傳之說又同也於是渙然冰釋而無疑也竊嘗欲筆於書而奪於世故未遑也茲因叅使安南假館俟命之暇始克會萃而成編也本之於孔孟朱子徵之於經史而下而漢儒之說為多以其去古未遠有據而足徵朱子之著書多因其說也若易詩書之用夏建寅之月以為說則朱子於孟子之集註既主改月之說而於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竊取朱子之

義求朱子未盡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説次於春秋經傳之後以尊經也仍辨羣疑悉具於右非以寧之敢為私言也尚其與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

張隆跋曰先祖諱以寧字志道居於閩古田翠屏山之下因以翠屏為號焉自少力學不倦往寧德受學於韓古遺先生之門年二十七以春秋經登泰定丁卯李黼榜進士第復往淮南讀書十餘年後歷官太

學及翰苑數十年間所作詩文號翠屏集洪武二年
己酉夏使安南著述是書明年庚戌春書成踰月疾
革作自輓詩而逝時年七十矣噫先祖晚年勞心積
慮而成此書采摭羣經搜羅衆說欲以明聖經而定
周之正朔也隆愚昧不知痛念手澤尚存深恐泯而
無傳一依舊本謄寫刋而藏之家塾以俟諸君子講
究焉宣德元年

周氏原誠 春王正月辨



一卷

未見

周氏洪謨周正辨

一篇

存

王氏鏊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冷氏逢震周正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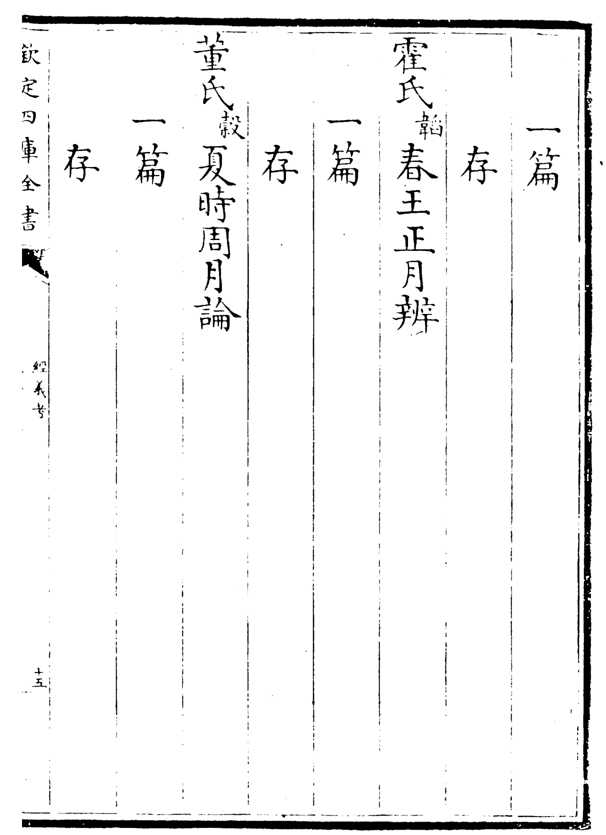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冷氏周正考雜引古今經史子傳以證胡文定春秋春王正月以夏時冠周月之誤謂時與月皆未改為是其說頗精

黄虞稷曰逢震四川資縣人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論



一篇

存

霍氏韜春王正月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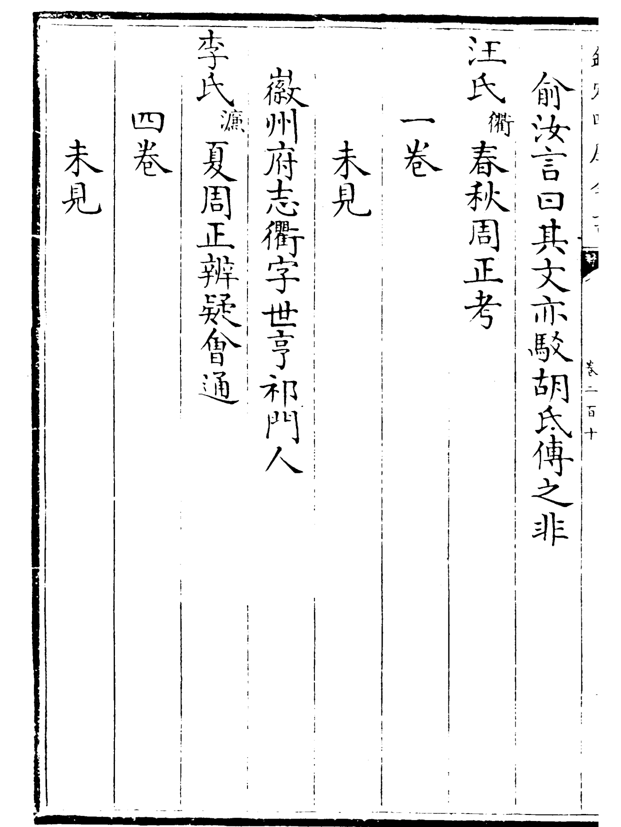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董氏穀夏時周月論

一篇

存



俞汝言曰其文亦駁胡氏傳之非

汪氏衢春秋周正考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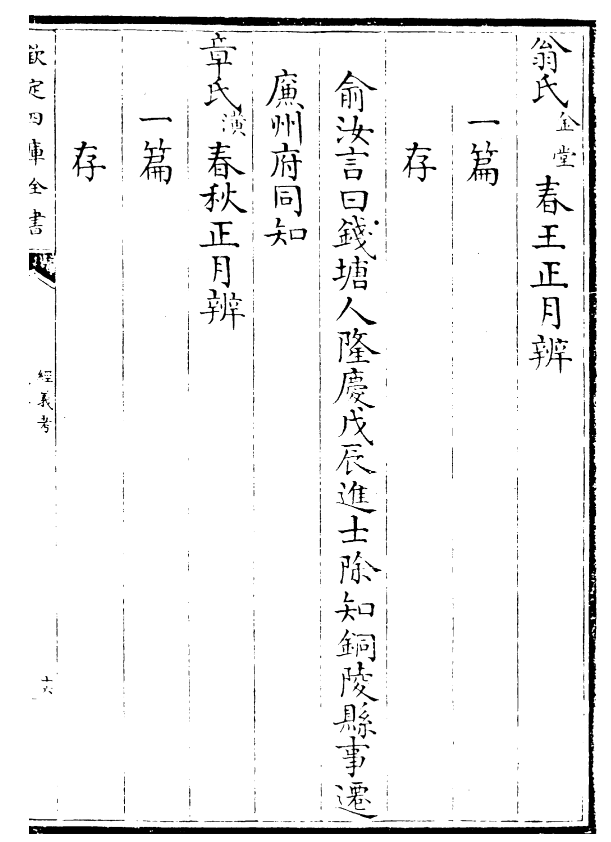
未見

徽州府志衢字世亨祁門人

李氏漉夏周正辨疑會通

四卷

未見



翁氏_{金堂}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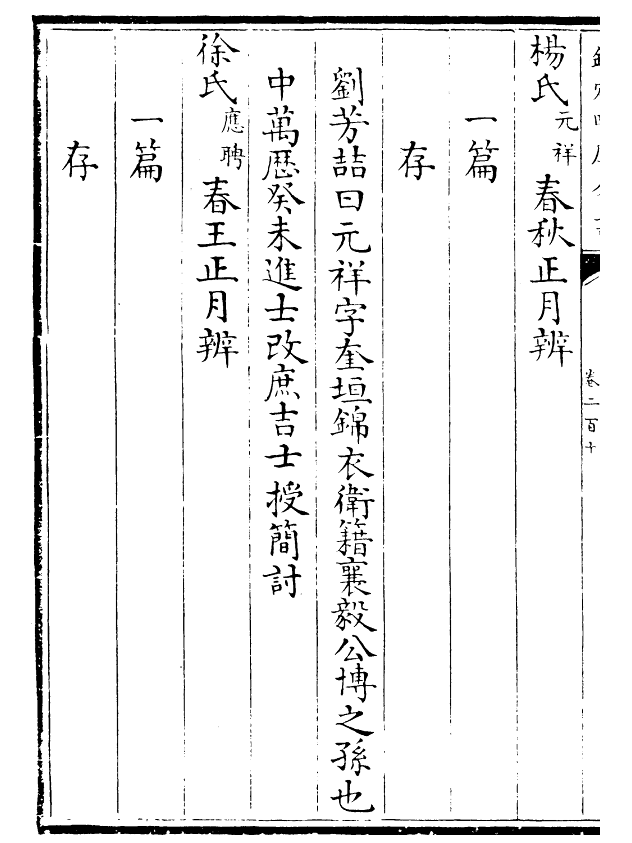
俞汝言曰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除知銅陵縣事遷

廬州府同知

章氏_潢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楊氏元祥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喆曰元祥字奎垣錦衣衛籍襄毅公溥之孫也

中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

徐氏應聘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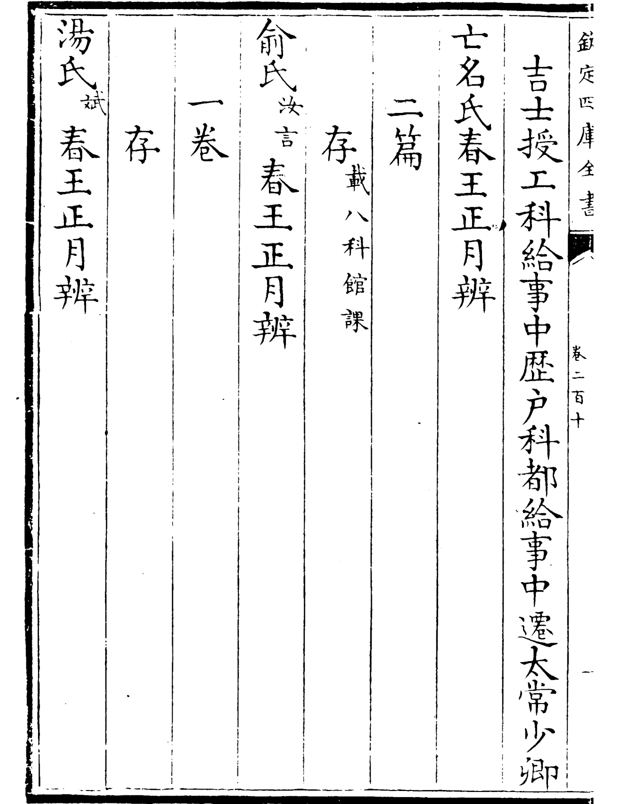
顧湄曰公字端銘崑山人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謫歸安縣丞遷南京行人司副卒今刑部尚書乾學左春坊左中允秉義大學士元文皆其曾孫也春王正月辨一篇載翰林館課

史氏孟麟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喆曰孟麟字玉池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改庶



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户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

亡名氏春王正月辨

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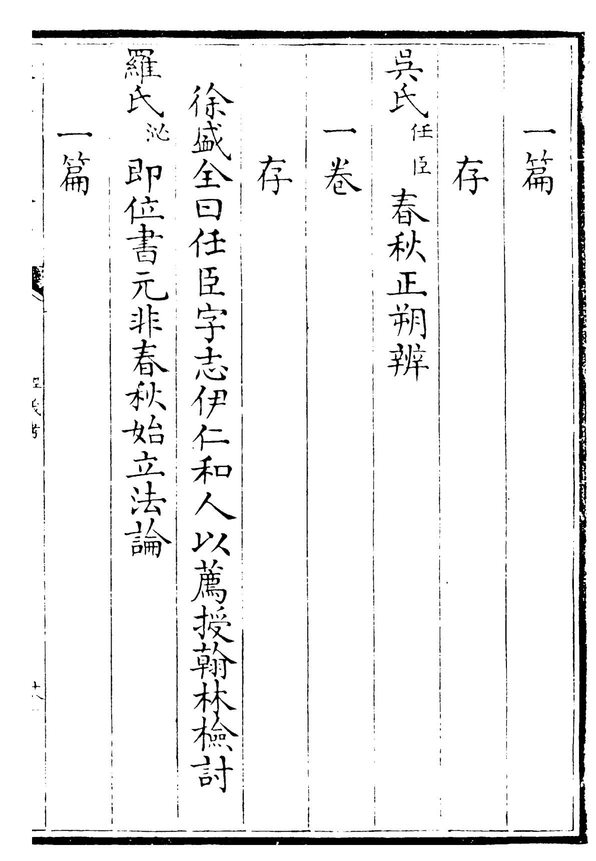
存載八科館課

俞氏汝言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吳氏任臣 春秋正朔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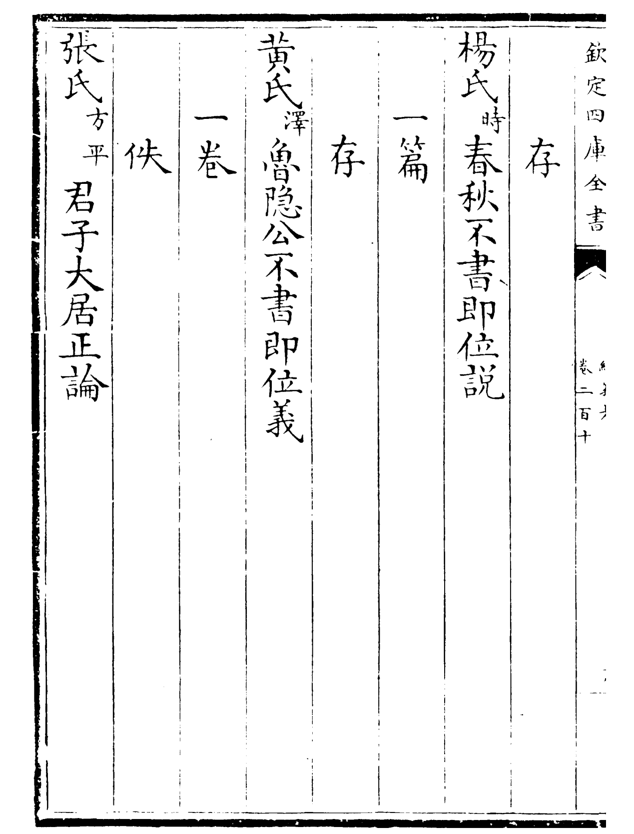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徐盛全曰任臣字志伊仁和人以薦授翰林檢討

羅氏泌 即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論

一篇



存

楊氏時春秋不書即位説

一篇

存

黄氏澤魯隱公不書即位義

一卷

佚

張氏方平君子大居正論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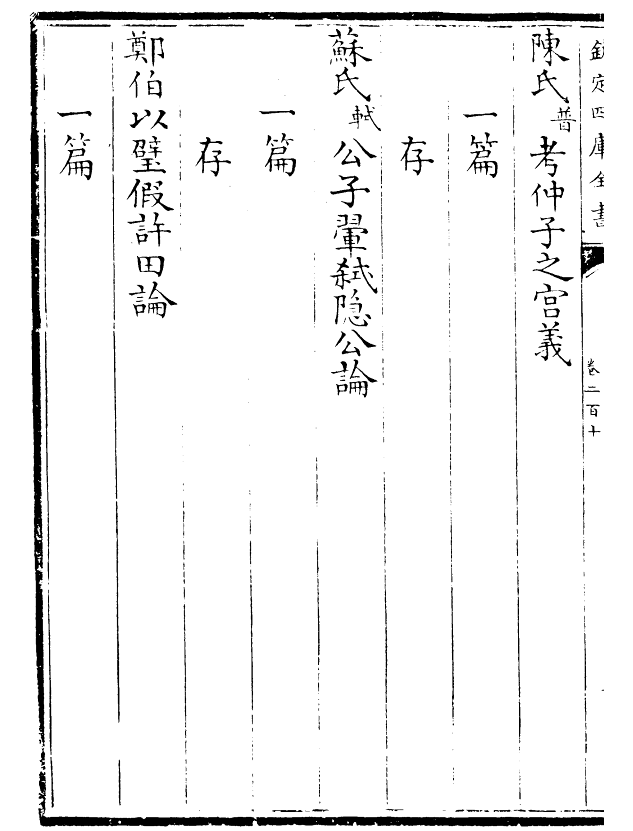
存 載樂全先生集

俞氏成 矢魚于棠說

一篇

存

按俞成字元德東陽人宋慶歷中著螢雪叢談其詮矢字謂三十六家春秋皆以矢為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直作射解



陳氏普考仲子之宮義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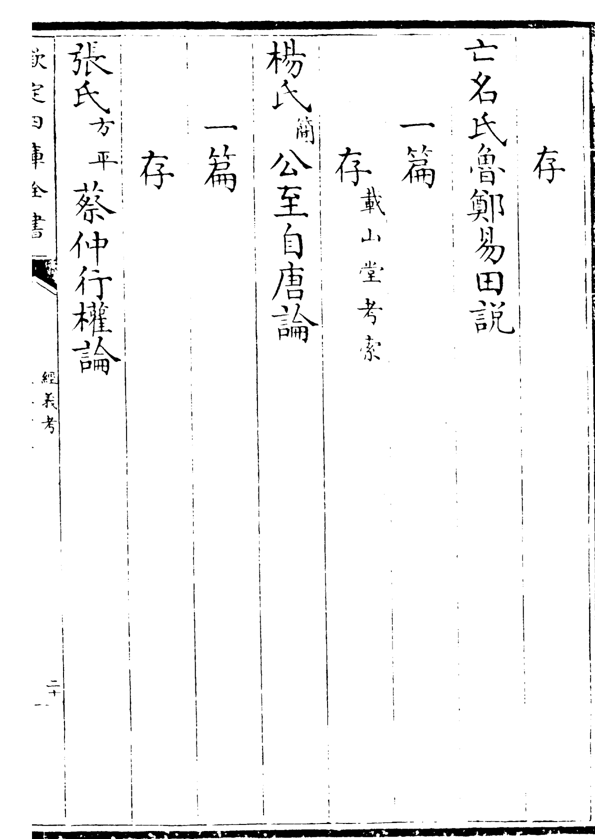
蘇氏軾公子翬弑隠公論

一篇

存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一篇



存

亡名氏魯鄭易田説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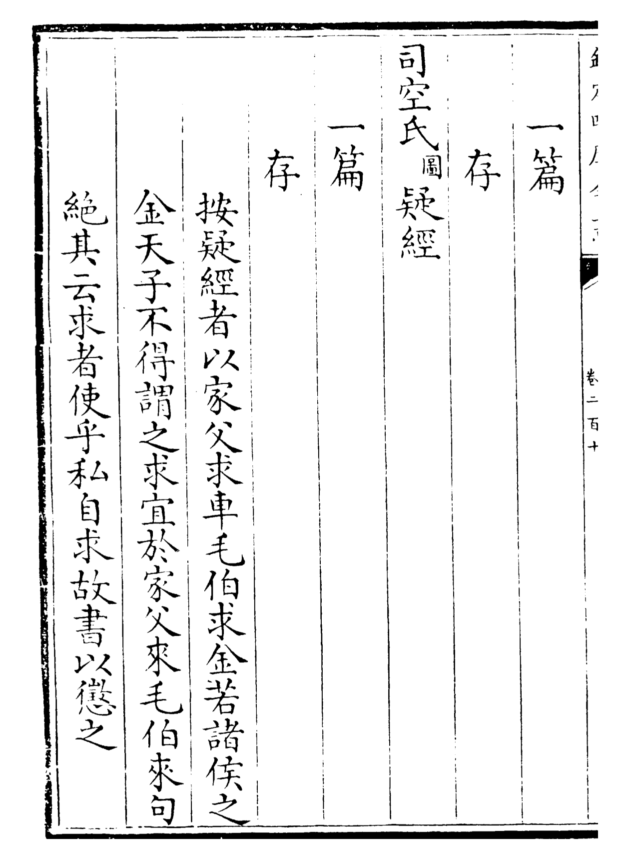
存 載山堂考索

楊氏 簡 公至自唐論

一篇

存

張氏 方平 蔡仲行權論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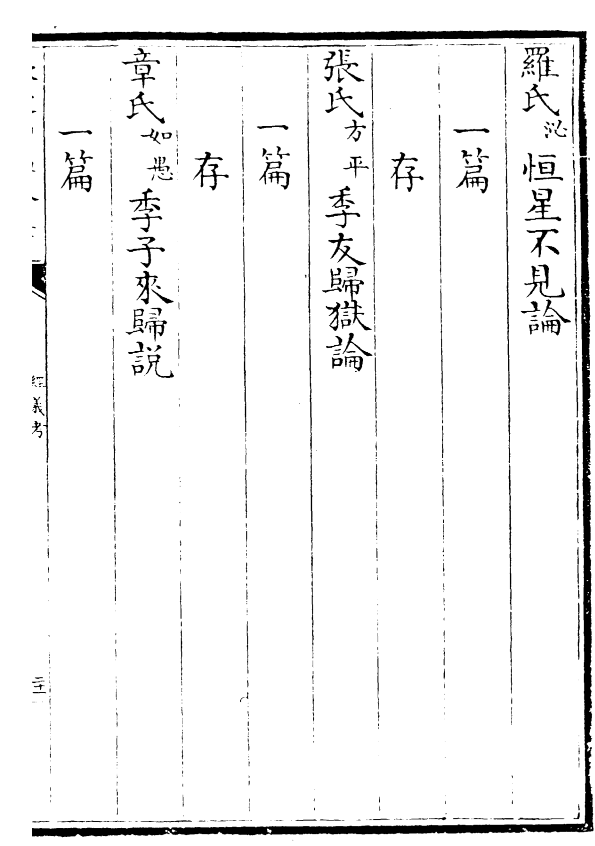
存

司空氏 圖 疑經

一篇

存

按疑經者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若諸侯之金天子不得謂之求宜於家父來毛伯來句絕其云求者使乎私自求故書以懲之



羅氏泌恒星不見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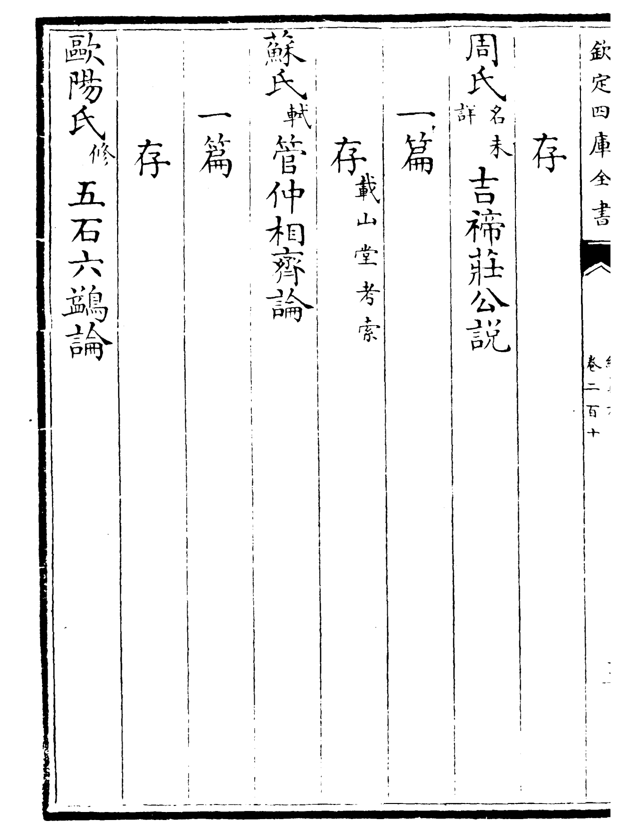
張氏方平季友歸獄論

一篇

存

章氏如愚季子來歸說

一篇



存

周氏名未詳 吉禘莊公說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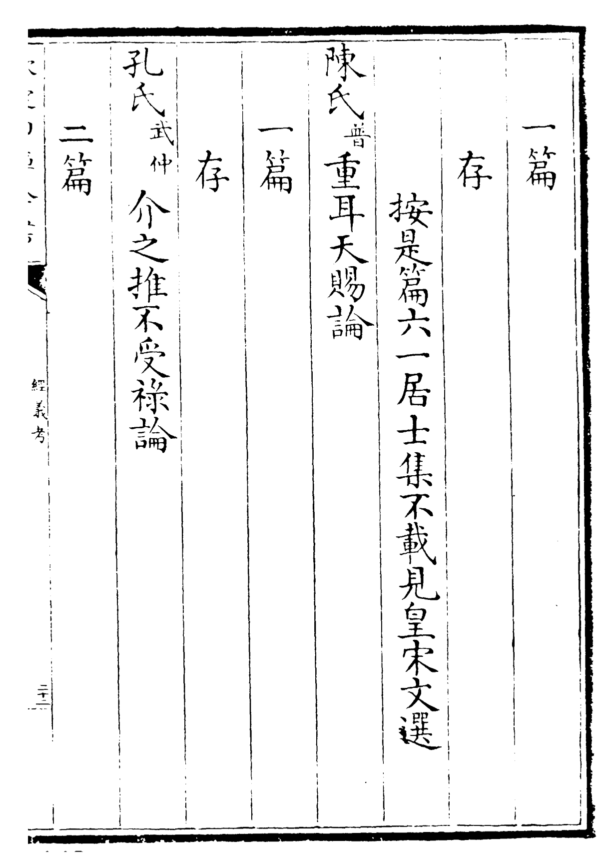
存戴山堂考索

蘇氏軾 管仲相齊論

一篇

存

歐陽氏修 五石六鷁論



一篇

存

按是篇六一居士集不載見皇宋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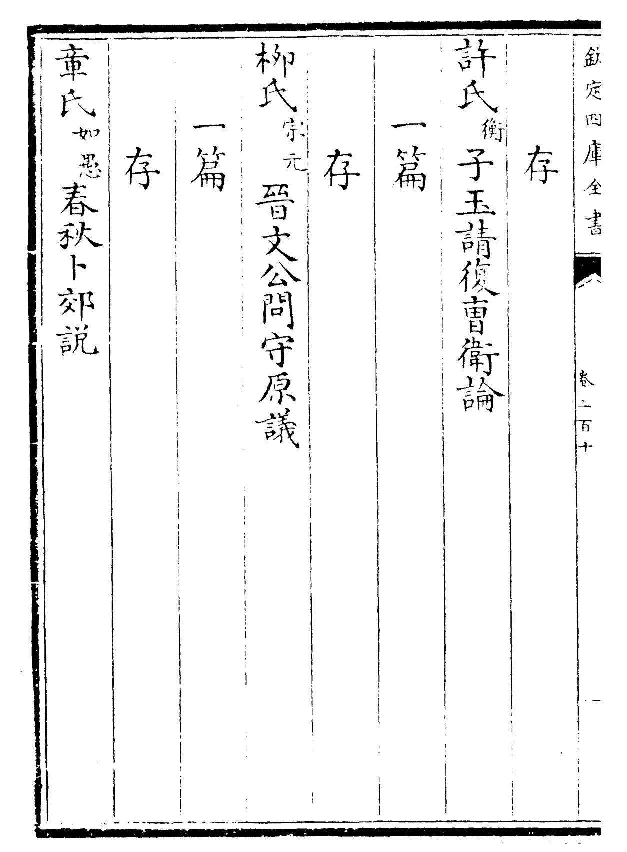
陳氏晋 重耳天賜論

一篇

存

孔氏武仲 介之推不受祿論

二篇



存

許氏衡 子玉請復曺衛論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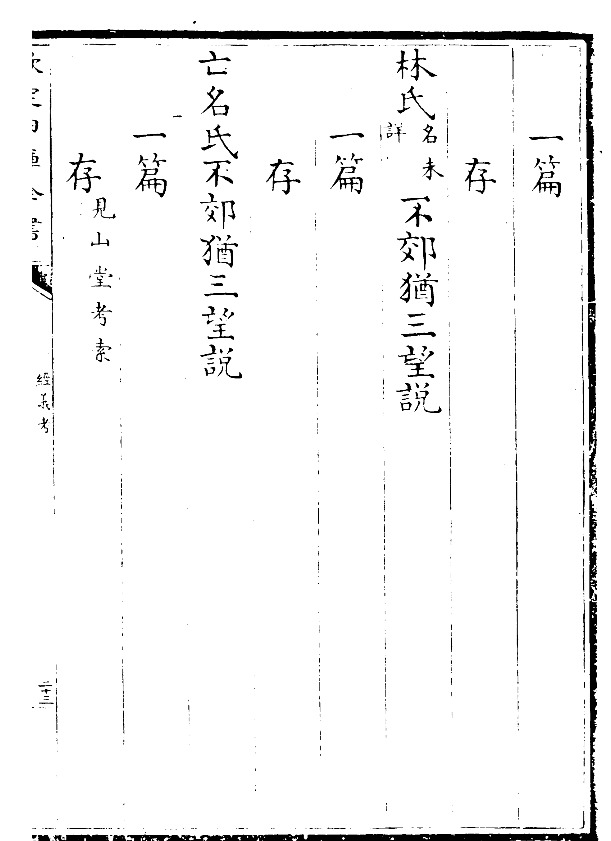
存

柳氏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一篇

存

董氏如愚 春秋卜郊說



一篇

存

林氏名未詳不郊猶三望説

一篇

存

亡名氏不郊猶三望説

一篇

存見山堂考索

蘇氏軾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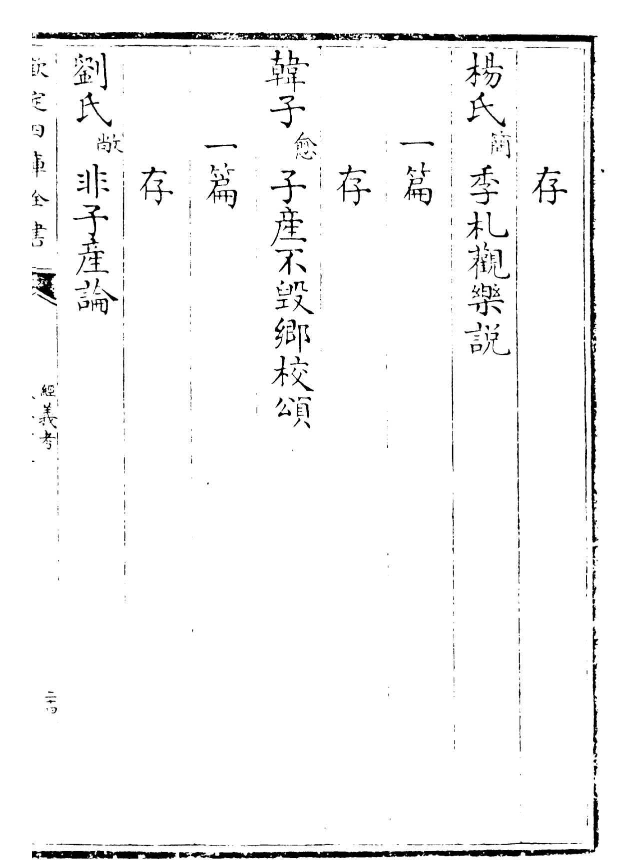
黄氏澤作丘甲辨

一卷

存

劉氏敞子嚢城郢論

一篇



存

楊氏簡 季札觀樂説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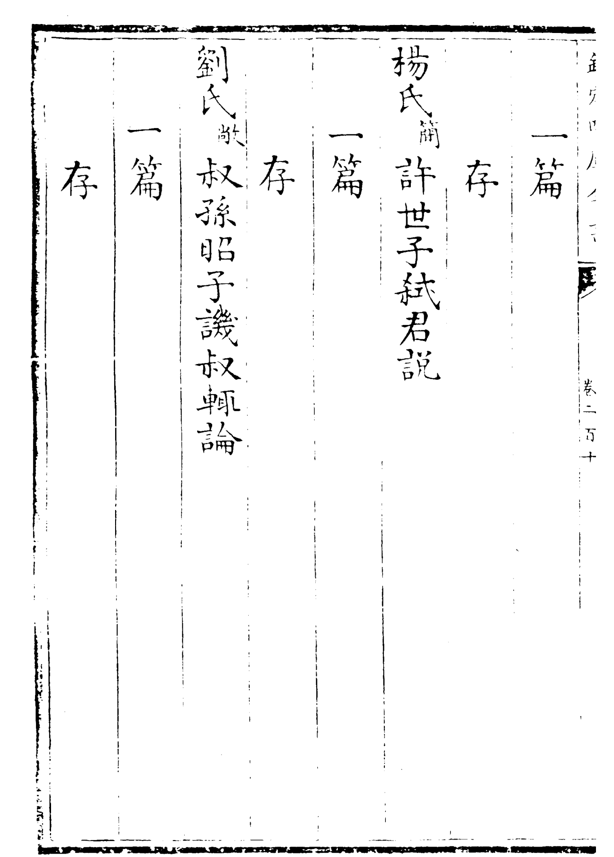
存

韓子愈 子產不毀鄉校頌

一篇

存

劉氏敞 非子產論



一篇

存

楊氏簡許世子弑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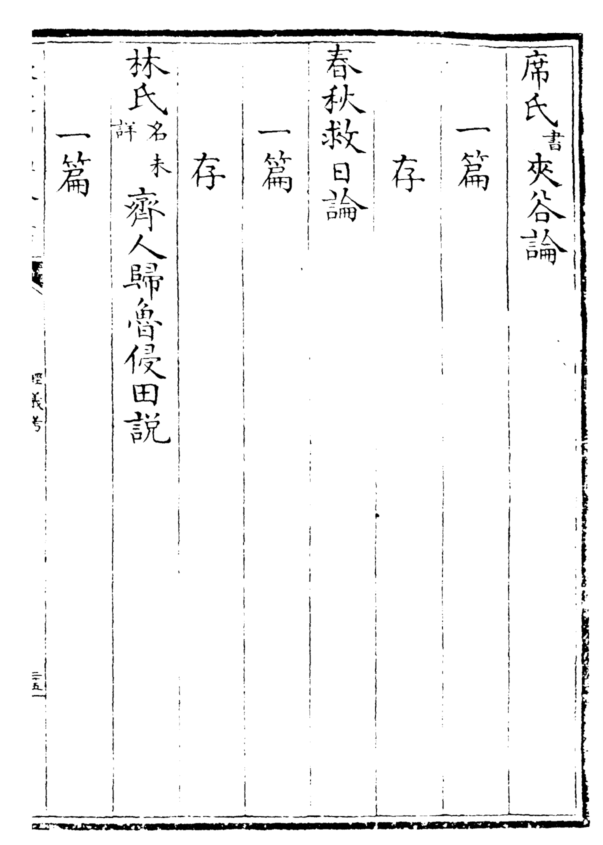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劉氏敞叔孫昭子譏叔輒論

一篇

存



席氏書夾谷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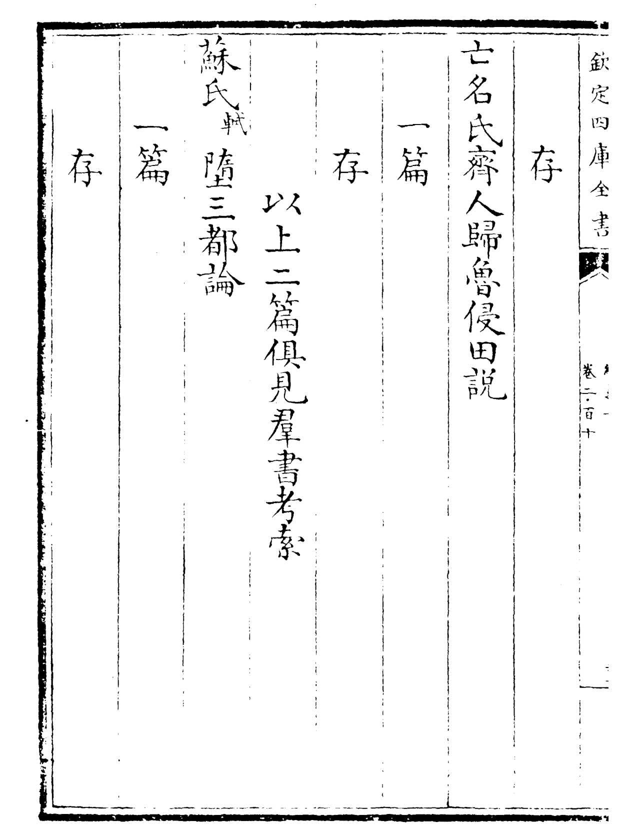
春秋救日論

一篇

存

林氏名未詳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存

亡名氏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存

以上二篇俱見羣書考索

蘇氏軾 隋三都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 趙鞅入晉陽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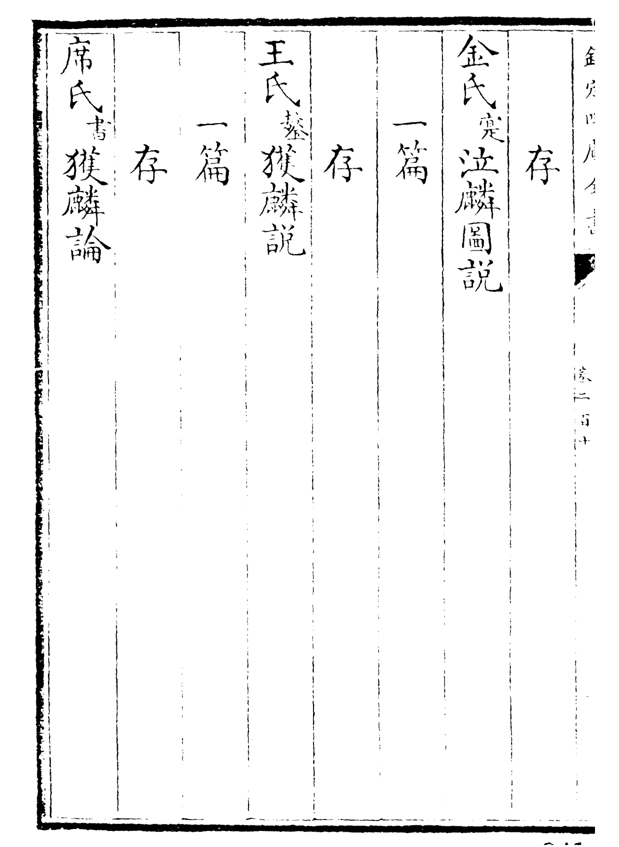
胡氏銓 獲麟說

一篇

存

羅氏泌 獲麟解

二篇



存

金氏寔泣麟圖說

一篇

存

王氏鏊獲麟說

一篇

存

席氏書獲麟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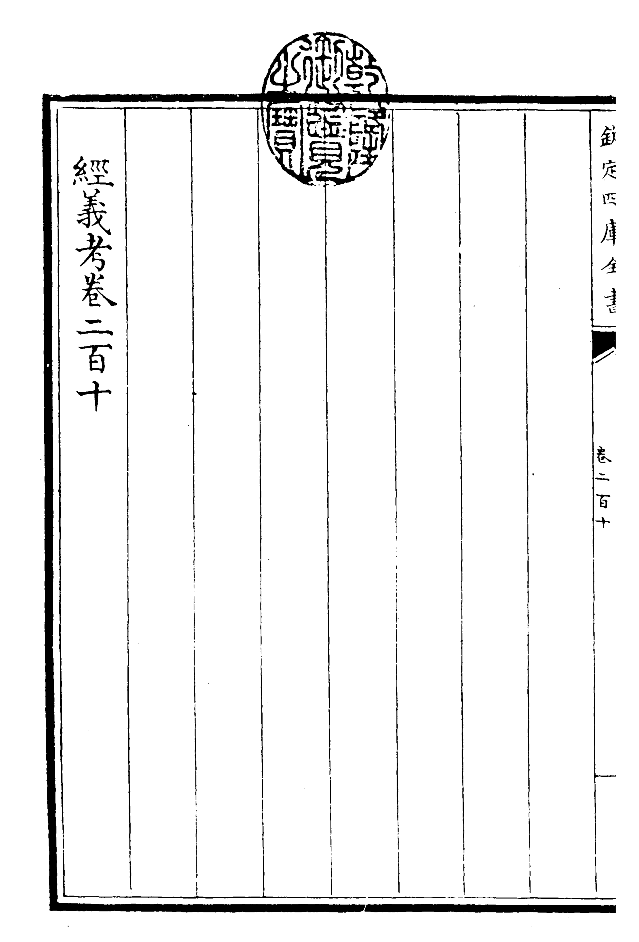
二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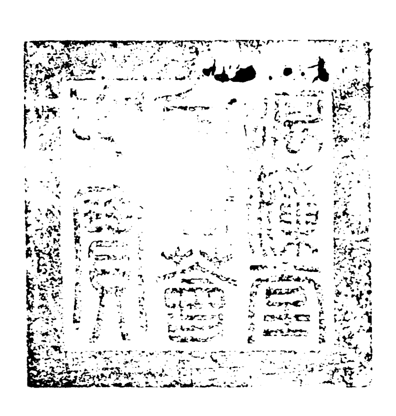
唐氏順之獲麟說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二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肥